

大辨  
 小定  
 嘉靖  
 宗禮  
 大禮  
 通議  
 婚辨  
 禮議  
 記正





大 小 宗 通 釋

毛 奇 齡 纂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大小宗通及繹其三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一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印刷學校印刷

# 大小宗通釋目錄

總論

喪服小記大傳三條

大傳

大宗小宗圖

公子有宗道圖

有宗無宗圖

遷易圖

圖論

# 大小宗通釋

清 毛奇齡纂

古封建之世。極重世爵。諸侯之子。除正嫡繼世爲諸侯外。其羣弟不得與諸侯同宗。故諸侯子弟。有自立一宗。以爲合宗收族之法。因創爲大宗小宗二名。而其制無聞。夫天子宗法。已不可考矣。祇諸侯公子。略見于喪服小記及大傳二篇。而說又不詳。且卽以其說遍核之他經。及春秋時宗姓氏族。諸所記又並無一驗。此固三代以前不傳之制。封建既廢。原可棄置勿復道者。顧後儒紛紛。無所折衷。卽鄭註孔疏。亦大率周章無理。而趙宋以還。立說倍多。則倍不可信。因取小記大傳言宗法者數條。略爲疏解。似較于諸經重有發明。且就文曲釋。更有諸經所未詳。從來晦塞者。而一旦皆有以通之。因題之曰大小宗通釋。世之考禮者。幸損鑒焉。

喪服小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

諸侯與庶姓。族屬相絕。謂之尊尊。故大傳云。同姓從宗。合族屬。謂必從大小二宗。合其族屬。而君不與焉。故云。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謂不得以弟兄之親而親其君。卽穀梁傳所謂諸侯之尊。弟兄不敢以屬通是也。但一君必有一宗。卽以君之弟爲之。無弟則已。一大宗亦必有諸小宗。亦卽以大宗之弟爲之。無弟則已。若大宗無適弟。而有庶弟。則亦立宗。其說見後詩曰。宗子維城。大宗維藩。

別子者。公子之通稱也。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別分別也。左傳以諸侯世子之母弟爲餘子。餘卽別義。而穀梁則直謂之分子。曰燕周之分子也。則以召公奭亦武王母弟。分別于王故也。且亦有以支庶稱別子者。國語公父文伯卒。仲尼曰。公父氏之婦。而韋昭註云。公父季氏之別也。可驗。但此名別子。則就諸公子之中。專推其適弟言之。有別出諸弟之義。故公子原該母庶二弟。而此別子則專用母弟。不問其長幼。而以適爲主。何則。重正體也。若無子。則然後以庶代之。然祇用一人。所謂無二宗是也。

或謂別子是庶子。此因鄭註小記曰。別子諸侯之庶子。一語致誤。夫記傳大文。屢有庶子不祭祖禴。明其宗也。庶子不斬。長子不祭。殤無後。明其宗也。則立宗所以辨適庶。豈有庶子而反爲宗者。況鄭註大傳原曰。別子謂公子。且于明宗下必註曰。尊祖宗之正體。夫所謂正體者。謂適庶皆先君之體。而適其正也。庶則體而不正矣。且必庶立宗。萬一有母弟于此。或長于庶。或少于庶。將宗適乎。宗庶乎。且萬一僅有一母弟而無庶。將以無庶而反絕宗乎。抑仍立宗乎。此則不通之甚者。或曰。此庶字該母庶二弟言。則適可該庶。庶不可該適。且經文並無庶字。何必以註文強解。直曰誤而已。

無適以庶代。見徐肇說。然義固有之。儀禮傳曰。大宗不可絕。故爲人後者。必後大宗。而何休曰。小宗無後當絕。大宗無後不可絕。夫大宗嚮後。尙不可絕。而謂可絕其始乎。假使適庶皆亡。則無所收族。宗固可已。而業有一弟。則已旣有一族矣。從來公姓。無無宗之族。未有不立宗而可立族者。若謂尊不可假。

庶不可爲適。則尊莫若君。君絕適則立庶。故立君之禮。有正而不體。如適孫爲後者。有體而不正。如庶子爲後者。然則庶子亦後矣。庶子可爲君。則庶子何不可爲宗。況儀禮後大宗者。亦必以支庶爲之。以支庶作適。不猶愈于竟以庶子爲別子也乎。後有小宗而無大宗一段專爲此。

然而曰爲祖何也。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同姓之祖。吾旣不得而祖之矣。則同宗之祖。請自我始。故曰自我作祖。言爲此一宗之始耳。祖者始也。若祖父之祖。則本族有之。所收他族。彼自有族祖。卽小宗也。非可溷稱。若始祖之祖。則未聞諸弟子孫稱先世之兄。所謂伯高曾祖者。而可曰始祖。不經甚矣。但諸族有禰廟。宗子有祖廟。所謂宗別子之所自出者。則先君以上。不敢祖之矣。而第立先君一廟。以爲別子所自出。其說見後。則在別子祇謂之禰。而在一宗諸族。則統謂之祖。所謂祖者。職是耳。若然。則夫庶子不祭禰。謂非小宗。庶子不祭祖。謂非大宗。亦何不可焉。

繼別者。別子之子也。繼別爲宗。非繼別始爲宗也。宗始于別子有繼之者。而自此以後。雖百世皆爲宗耳。蓋立宗收族。爲國君屬絕起見。則凡合宗之事。皆當以國君與別子一世爲斷。鄭註以繼別大宗起第二世。繼禰小宗起第三世。說見後。則是別子一世無大宗。繼別一世無小宗。凡國君繼體。必有三世無大小宗者。豈可爲訓。至自知難通。而強于後文。公子有宗道一段。設一如大宗之說。以補救之。嗟乎。大宗已不可解矣。如也乎哉。

立宗之世。必當與立君之世。並爲推準。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而昏

義云。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夫所謂祖廟未毀者。謂世數未盡。國君與其人尙在五廟中也。然而公宮者。國君之廟。宗室者。卽宗子之廟。公宮宗室。必世數相準。而後可依以行事。假若六世之女。當教宗室。而以繼別二世計之。則宗室所建。方五世也。宜教乎。不宜教乎。立宗爲兄弟而設。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故凡宗人燕饗。其爲詩誦。多稱兄弟。如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類。而左傳。華亥欲代其兄。則左師曰。汝喪而宗室。於人何有。則別子一世。正統諸弟。而乃以繼別二世統諸父伯叔。則將置兄弟一世何地。鄭註于小宗註。亦知曰。與其兄弟爲宗。而於大宗反失之何也。

若夫宗必一人者。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言一宗也。左傳曰。大夫有貳宗。言一大宗外。則又有一小宗也。蓋宗爲諸兄弟立族共宗之義。故曰合宗。曰收族。若人自立宗。則其所合所收者。非其子。卽其孫耳。何宗之可合。而族之可收。故周禮太宰。宗以族得民。謂大宗以收族爲職任。蓋別姓爲氏。氏爲大宗。別氏又爲族。族爲小宗。姓者天子所賜。唯國君得受姓。故一國同姓。百世不改。國君之事也。氏爲國君所命。則宗卿之事。然每一君卽有一氏。如魯皆姬姓。而爲桓公所出者。卽爲桓氏。鄭亦皆姬姓。而爲穆公所出者。卽爲穆氏。此大宗也。惟宗卿得主之。而至於族。則就一氏所分者。而大宗與諸弟各立一族。如三桓共桓氏。而有季孫。孟孫。叔孫三族。七穆共穆氏。而有罕氏。駟氏。國氏。良氏。游氏。豐氏。印氏七族。皆小宗也。而以兄之一族爲大宗者。統諸弟各爲小宗者之諸族。故高陽一氏。而分十六族。晉叔向曰。胙



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此正一大宗可該諸族之證。而謂一公子可立一大宗乎。

據左傳穀梁註。謂季友是莊公母弟。叔牙是慶父母弟。而公羊不然。謂三桓皆莊母弟。然而季友母弟。則見之所生之徵。當時稱季氏爲宗卿。而慶父、叔牙並無所考。則季友是宗。故當時三家皆宗。季氏如。酈叔牙、縊慶父、立仲孫、叔孫之後。皆季友爲政。諸桓未嘗敢抗也。何則。一宗故也。若鄭之七穆。皆非母弟。而子罕與子駟、子豐同母。稍貴。降此而子良、子國、子孔子游。皆以母殺。而子然、子孔爲宋子之子。士子孔爲圭嬖之子。則皆不立族。然而子罕爲執政上卿。其子子展、孫子皮。皆相繼當國。凡用子產、戮子皙。皆子皮主之。宗在然耳。若駟帶助子皙攻伯有。而謂駟帶爲皙之宗主。鄭簡公葬除而及展氏之宗廟。此是小宗與大宗不同。

諸註別子有異姓始來此國一項。經文無有。此孔疏誤解鄭註所致。鄭註云。別子爲祖。若始來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此譬喻爲祖二字。猶凡人之始來此作後世祖同。而孔疏不辨。遂分爲二。則豈有凡人稱別子者。且凡人來此爲祖已耳。何必立宗。若又有庶姓起爲卿大夫一項。則宋儒之說。並非經文。喪服小記曰。繼禰者爲小宗。大傳曰。繼禰者爲小宗。禰者諸弟也。繼禰者諸弟之子也。諸子除別子外。凡母庶諸弟。皆不得禰先君。則諸弟之子。亦皆不得以先君爲祖。是諸弟自視不過一禰。而諸弟之子。其繼諸弟者。祇謂之繼禰。何則。以不得繼祖也。觀此則別子得禰先君。繼別得祖先君。而宗所自出。益可驗。但繼別者既已立宗廟。而爲族立宗。則諸弟之僅有禰而無祖者。亦當各就己族。而有祖立宗。特別子宗大稱大宗。諸弟宗小。

稱小宗。宗大統諸族。宗小祇統一族耳。蓋繼別諸兄弟宗之。繼禰則親兄弟宗之。每族止一人。有適則適。無適則庶。若別子一族。則以繼別之弟立小宗。與他族不同。

鄭註謂繼禰者。卽繼此別子之庶子。夫別子之適子。旣繼別子爲大宗矣。而別子之庶子。又使其子爲小宗。則猶是別子一族。而諸公子者。旣合諸族。而宗此一族之適子。又合諸族。而宗此一族之庶子。能乎。且亦惟國君屬絕。故立大宗。大宗又屬疏。故立此小宗。小宗者爲戚戚也。若仍在大宗之家。則猶未戚也。且五世遷宗後。又屬何族。此皆義例之決難通者。

別子之庶子。卽繼別之弟。則繼別子之庶子者。卽繼別之弟之子。而別子之孫也。別子一世。旣已無大宗矣。而繼別一世。又以第三世起宗。而無小宗。夫大宗立族。原有以繼別之弟立小宗。亦隔世起宗。然而無礙者。以各族立宗。則本族小宗。不與他族相統攝。有兄弟則宗之。無兄弟卽不宗。雖十世起宗可也。今欲合諸族而共一宗。且三世起宗。則必有二世無所宗者。乃復自知難通。而于後文公子有宗道一段。又設一如小宗之說。以補救之。夫繼別之弟。公孫也。繼別之弟之子。則公孫之子也。曾公子有宗道。而公孫之子也乎。

宗爲兄弟設。人皆知之。故鄭註亦曰。小宗者。別子之長子。與其兄弟爲宗。而孔疏于五世遷宗之下。亦云。小宗有四。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爲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夫惟各族各立宗。各從立族者起世。則一父之子。繼禰者。必親兄弟宗之。

爲一世繼祖者必同堂兄弟宗之。爲二世可由是而推于盡。爲五世遷宗之法。若統各族爲一宗。而又從三世起宗。則繼禰所宗。有再從兄弟。繼祖所宗。有三從兄弟。非自立說而自亂之乎。

至于宋儒立說稍異。鄭註不以別子之庶子爲宗。但以別子之庶弟爲宗。然而于別子諸弟中。祇推長庶一人爲小宗。而此又不然。何也。蓋小宗無合諸族爲宗者也。合諸族則與大宗無異。合諸族則繼禰所宗。有同堂兄弟。而不必皆親兄弟。合諸族則大宗之支庶。又將反而宗他族之小宗。皆不可也。故立小宗法。各族止一人。然而各族各一人。若合各族而共一人。則別子之庶弟。與別子之庶子。有何分別。而煩更張爲。

然則各族各一宗。亦有據乎。曰。有。按左傳。公孫子皙與公孫子張。皆鄭穆之孫。七族之子也。七族兄弟。旣以子罕爲宗卿矣。向使小宗在大宗之家。則罕族有宗。他族不宜更有宗。向使庶弟爲小宗。祇推一人。則一族有宗。不宜諸族皆有宗。乃子皙攻良霄。軀帶幼之。以其宗也。則他族有宗矣。子張將歸邑。召室老立後。以宗人也。則各族皆有宗。非一宗矣。

若夫別子之族。又立小宗。有何明文。而鑿鑿言之。曰。每族宗大宗。然而每族不可無小宗。別子長適旣繼大宗。則支庶漸繁。亦安可無近宗統之。且亦非無據語也。按國語。公父文伯之母爲文伯取妻。饗其宗老。而師亥嘆曰。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夫公父爲季氏之族。向使大宗之族無小宗。則季氏大宗也。宗室宗人。將必以大宗當之。而文伯是時適大宗爲康子。故文伯曰。懼季孫之怒。而

韋昭註曰。康子位尊。又爲大宗。設此宗人是康子。則國語諸文。歷記康子與文伯之母在廟在朝相見。言禮之事。何難直指曰康子。而乃曰宗人。然且宗老並饗。宗臣並稱。其在康子。必不與家臣同宴飲。宗祝共稱名。可知矣。然則大宗之族。仍立小宗。宗人之稱。稍異宗子。夫何疑焉。

喪服小記曰。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于上。宗易于下。大傳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朱元晦曰。之。則遷者也。所自出衍文。

五世而遷者。小宗也。小宗以五世爲斷。自高曾祖考以及本身。謂之五世。而本身之子。則于五世皆親盡服絕。別爲立宗。故曰五世而遷。如叔孫分叔仲氏。季孫分公父氏。又分子服氏。使各立小宗之類。故高祖之父。不復加服。謂之祖遷于上。四從族人。彼此服絕。謂之宗易于下。但初曰繼禰爲小宗。而此曰繼高祖者。繼禰以第二世言。繼高祖以第五世言也。

百世不遷者。大宗也。大宗卽別子。故曰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但又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殊不可解。夫別子諸子。旣已與君屬絕矣。而此反曰繼所自出。夫所自出者。先君也。諸子不戚君而繼君。可乎。然而人無貴賤。皆不可無所自來。雖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然不敢祖君。猶當親君。雖曰族人不取以其親親君。然不敢親君。猶當親親。故分宗所始。必當專推所自出。以爲所生之本。是以國語驪姬言于獻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先公廟在焉。以曲沃桓叔爲文侯母弟。得祀穆侯爲大宗。而論語三家之當。

以季友爲莊公母弟。得配桓公爲大宗。此皆本所出以爲立宗祀者。是故小宗五世必祖遷于上。而後宗得易于下。今溯所自出。廟祀百世。祖不遷矣。然則宗又何遷焉。繼所自出。此正立宗之關鍵。其制其意。皆藏于此中。而自漢迄今。千古長夜。並無一解。且世鮮學問。以爲遍考之他經。而絕鮮引據。于是有強釋者。有悞解者。有轉易其字者。有直刪之者。而于是宗法不傳。卽按之他經。而晦塞闕抑。歷千年而不能通者。且多多矣。予嘗讀小記全篇。原有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文。以啓宗之所自出。而大傳篇首亦載其文。夫立宗之說。僅見于小記。大傳兩書。而小記大傳。則各有禘所自出。以啓下立宗之說。則猶是所自出三字。未有禘所自出可解。而繼所自出不可解者。未有禘所自出不可刪。而繼所自出可刪者。且繼所自出。原卽承禘所自出之文。而相因爲義者也。記者以爲始祖一人。世享廟祀。而獨不得祀其祖與父。別子不祀祖。無乃類是。雖別子爲祖。該諸族言。不必爲諸族始祖。而自我作祖。較有類于開國然者。故兩祖並觀。其較所出。始祖不祀祖。而祀所自出。等之。別子不祀祖。而亦祀所自出。禮固有極不同而可相觀者。此固比例以爲制。而非漫然並見之禮文已也。乃禘所自出。康成誤註謂禘卽是郊。五方五帝爲先祖之所由生。賴後儒據國語祭法有禘稷郊譽之語。爲之正之。此所自出。則鄭不能註。而孔疏復倒其文。謂由此君出。爲先君所出之別子。而朱氏則直刪之。夫祇不解經。而遂致刪經。則凡爲經者危矣。雖禮經出自季世。然亦經也。經何可刪矣。

且繼所自出。非大傳私言也。左傳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而襄公哭于周廟。夫所謂周廟者。必周公廟也。而註謂文王之廟。夫文王之廟。在魯亦安得有之。乃史記世家亦曰。成王乃命魯郊祭文王。而解之者。以爲諸侯不敢祖天子。文王以周公之父。得祀于魯。夫諸侯不敢祖天子。此立宗之說也。不敢祖先王。而父先王。則繼所自出之意也。是必當時立宗。以周公爲文王之昭。得爲大宗。故魯于諸國。獨稱宗國。而魯于諸國。獨得立先王一廟。名爲周廟。乃杜註于周廟下曰。周公出文王。故立其廟。于同姓臨宗廟下。則竟曰。宗廟者。所出王之廟。是以所自出之故。而文王名出王文王之廟。名出王之廟。則夫之所自出。亦從來舊有之文。而必非後儒之可刪明矣。故天子大祭。得祭始祖所自出。而宗國宗邑。則亦得祭所自出。與大祭相準。是以魯爲宗國。得祀周公所自出。而祭文王。三家爲宗卿。則亦得祀別子所自出。而祭桓公。故周有禘。魯亦有禘。他國無天子禮樂。而魯獨有天子禮樂。正以宗國得祀所自出之故。而當時往往以非禮目之。則必羣公僭用之。不止用之所自出之祖。故非禮耳。三家祭桓亦然。惟桓是諸侯。故三家得以諸侯之禮樂用之。祖廟。殊不知魯所用禮樂。非諸侯禮樂。卽天子禮樂也。故季氏八佾。三家雍徹。似乎以大夫而用天子禮樂。而不知三家當時。祇以祀所自出。而就公宮所用者。轉而用之。并亦未知爲此祀文王之禮與樂也。若謂祭季友。祭季孫行父。祭季孫宿。而八佾雍徹。則季平。季桓雖愚。亦必不若是喪心耳。乃此義一明。而羣經疑滯。一齊了徹。幼時讀孟子滕文公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何謂宗國。而趙岐舊註乃曰。宗聖人之國。夫宗聖人者。宗周公乎。抑宗孔子乎。及讀春秋。見公

山不狃對叔孫輒。亦有曰。以小惡而覆宗國。不亦難乎。始悟向所註之謬。然未曉宗法。雖有影響。終不敢執爲何等。遂懷疑至今。而今始豁然。卽論語三家之堂。不知何堂。夫三家。仲、叔、季也。仲、叔之祖。明明見殺。不宜立廟。卽立廟。亦不宜兄弟合爲一堂。且八佾雍徹。獨歸季氏。假使祇季友一廟。則未有季氏之廟。而三家可共稱之者。且郊特牲云。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也。則三家之堂。原自公廟。並非祀季友、慶父、叔牙之廟。不知三桓何以得祀公。且不知所祀何公。且不知羣公羣廟。三家可得而一一祀之。亦懷疑至今。而今又豁然。由是而推。凡魯之用郊。用禘。用天子禮樂。幼時所擬議而不釋者。以今觀之。亦祇是祭所自出之故。而呂覽竹書。以爲成王賜而伯禽受。通鑑外紀與路史諸書。以爲惠公請而史角止。皆東根西觸。可付之飄然一笑。而不復問也。何快也。

春秋襄公臨周廟傳。則直是立宗之法。初亦不覺。及得出王廟一註。重爲推釋。則宗法瞭然。其記諸侯臨諸侯之制。除異姓。臨于四城外。有云。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夫同姓同宗同族。則正姓與氏與族之別也。姓與氏與族之別。則正國君與大宗小宗之別也。然而國君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同姓同宗而無同族。有宗廟祖廟而無禰廟。何以言之。如魯爲文昭。爲武母弟。爲大宗。則文爲魯所自出。立一文廟。以周公爲始封之君。立一祖廟。而禰廟無之。以禰廟在祖廟四親廟之中。而不知繼禰者之別。立一禰廟。爲小宗廟也。苟于所臨者有同姓焉。如吳。如晉。如鄭。如虞。則祇同姬姓。而或爲前昭。或爲後穆。皆非宗也。則哭于文廟。爲出王之廟。故魯襄臨周廟。爲吳喪也。有同宗焉。如衛。如蔡。如曹。如滕。

皆文王之昭。武王之弟，則同是兄弟，而以魯爲宗，則同此大宗。當臨祖廟，爲周公之廟，以共此周公之大宗也。故滕文稱魯爲宗國，以兄弟國也。而至于同族，則除始封國時周公之子魯公之弟封之邢、凡、蔣、茅諸小國者，可稱同族，而自此以後，則凡同族者，皆國君之弟、本國之卿大夫士，並無以國君而爲同族者。無同族，遂無小宗。故傳又別言之曰：魯爲諸姬臨周廟，則猶之同姓於宗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則以無禰廟。且後此無小宗，不可爲例，遂以同宗之禮，加于同族，亦臨于周公之廟，與同宗之臨祖廟無異焉。然則所謂同族于禰廟，蓋正指大夫士之宗，所謂繼禰者，禰廟也。每族之長也，所謂同族者，卽每族子姓在五世之內者也。卽小宗也。故杜註亦曰：同族謂高祖以下，則明明以五世則遷之宗指同族矣。故曰：此宗法也。蓋借臨喪之一節，而傳宗法，亦借諸侯之宗法，而傳大夫士宗法也。

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先仲氏曰：此盡宗之變，而一以立宗之法通之者也。然所謂盡宗之變何也？夫立宗爲公子設也。公子之中，有母弟，又有庶弟，母弟爲大宗，庶弟則皆爲小宗。夫母弟爲大宗，則大宗卽適也。庶弟皆爲小宗，則小宗卽庶也。萬一有公子于此，皆庶而不適，則爲有小宗而無大宗，皆適而不庶，則爲有大宗而無小宗。然而適不一適，則既有大宗，且亦有宗大宗者，庶不一庶，則既有小宗，且亦有宗小宗者。萬一公



子祇一人。適無二適。庶亦無二庶。則已無所宗。而人亦不得而宗已。所謂有無宗亦莫之宗者。此宗之變也。公子則往有是也。

然而無變不通。無適無大宗。將聽其絕大宗乎。無庶無小宗。將聽其絕小宗乎。無宗亦莫宗。將聽其兩無宗而大宗小宗俱絕之乎。曰不可也。不可則思所以通之。曰有立宗之法在。夫立宗之法。君爲之。所謂公子之公也。彼公子之中。有以貴而爲大夫。有以賤而降爲士。總之不離乎士與大夫二者。而公子之公。則不問士與大夫。而壹以庶者宗適者。以宗之小者宗宗之大者。此常法也。今皆庶不適者。則升一長庶爲適。而使諸庶宗之。皆適不庶者。則降其衆適爲庶。而推一長適。而亦使諸庶宗之。無宗亦莫宗者。則卽以一人爲適庶。如前所云別子一族。以繼別之弟立小宗者。長子爲宗。支子爲族。是繼別卽適。而亦以支庶宗之。若是者何也。則以公子有宗道。祇有以庶宗適之一法。而並無所爲有小無大。有大無小有有宗有無宗者。任其參變。行以一切。亦曰宗法固如是也。所謂道在則然也。故曰一以立宗之法通之。謂槩以此通之也。此宗道也。

鄭註。孔疏皆以繼別大宗在別子之第二世。繼禰小宗在別子之第三世。則別子一世無所領宗。故又設一如大宗如小宗之法。使公子之適領之。一如大宗小宗然。則不通極矣。夫別子領諸弟。大宗領諸族。此卽宗道之正法也。又何有如宗之法。別爲領宗。且其所云公子之適者。卽別子也。別子已爲宗。而又推別子之適弟。以領其宗。可乎。若謂別子未爲宗。將俟繼別者以立其宗。故須另推一別子之弟。爲





祖遷于上  
宗易于下

別子遷不繼宗宗宗宗

禰一繼二宗三宗四宗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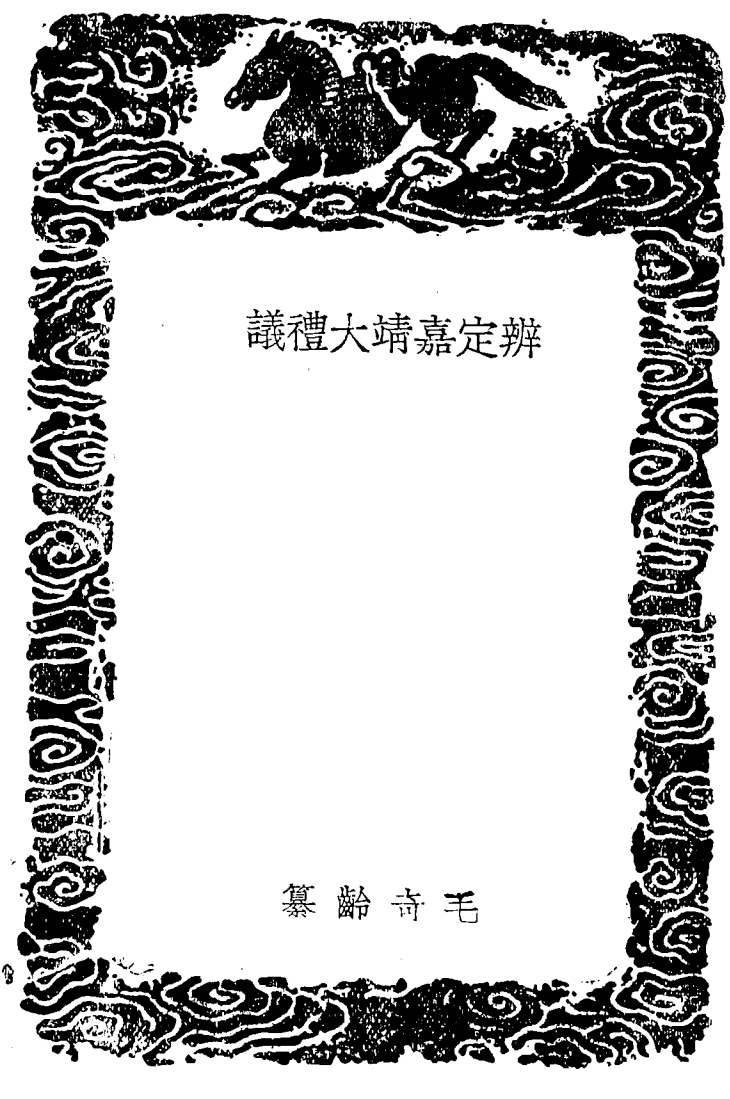
遷世世世世世世

遷遷遷

遷

易七世  
易八世  
易九世

繼禰者為小宗。以第二世言也。宗其繼高祖者。以第五世言也。蓋一世為禰。無宗之者。二世繼禰。則兄弟宗之。三世繼祖。則同堂兄弟宗之。四世繼曾。則再從兄弟宗之。五世繼高。則三從兄弟宗之。及至五世繼高。則親盡服絕。而所謂高。所謂第一世者。當遷之矣。第一世遷。則第六世兄弟。各以第二世為五世祖。而各分一宗。第二世遷。則第七世兄弟。又各以第三世為五世祖。而各分一宗。若五世祖一人。則仍是一宗。儻五世祖兩人三人。則兩宗三宗。皆推兄弟中嫡長者立之。由是遞遷遞易。以至於盡。所謂五世而遷之宗。所謂祖遷于上。宗易于下。



辨定嘉靖大禮議

毛奇齡纂

辨定嘉靖大禮議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辨定嘉靖大禮議一

毛奇齡纂

向入史館時。纂修明史。其闕題分傳。往往在弘正以前。而嘉隆不及焉。然起草之隙。每聞同館官論及大禮。輒兩端相持。無所專決。偶或左右。必彼我爭執。而不得下一。如當日之紛紛者。予嘗思以禮斷之。而未暇也。暨予乞假後。相隔日久。豈不知館議是非有定與否。曾于康熙乙亥。重上劄子于總裁先生。衡論其槩。會國家以兵事匆忽。不報而罷。私念此事重大。終古未判。自漢唐宋明以迄于今。其間名臣鉅儒。盈千累百。而究無一人焉。爲之處分。且六經諸史。昭昭在前。東根西觸。並無一當。漢人據古經。而漢與古殊。宋人據漢事。而宋與漢別。明人據漢宋二事。而明與漢宋又大相河漢。而無可底止。此時不明。將必有以稱宗入廟。配天享帝。爲將來大典據者。此所憂患匪細也。夫禮者理也。禮者履也。禮當于理。則如履著地。而不可動。間亦嘗引經據史。明指其禮。以示于衆。衆雖善抗。亦似慙慙于心口。而偃蹇而退。卽或有故爲踟踌者。謂時王有制。各守祖宗以爲法。或不能畫一。盡如古禮。而竊觀明制。屢變法守。其在國初。諸臣本屬無學。皆叔孫綿蕞。而一經考究。則水落石豁。敗漏莫道。尙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蓋國事多端。其所進退。務在因時以制宜。原非一成之法。可墨守也。夫六經未亡。則禮具在也。人心之未泯。則以經證禮。其爲理猶可通也。予忝居史官。本應議禮。而又承乏史館。職修明史。則其議是禮。又無越分言事之罪。惜立朝

無幾時。會議樂章配音樂。與北郊饗帝。三祖配位左右之禮。謬蒙掌院學士稍採其說。則入官議事。在儒臣時。時有之。而學問疏略。日暮途遠。禮堂乏人。無可考訂。謹據所知所聞。撰爲辨定大禮議二卷。雖言稍激切。幸非劄奏。且後儒史論。縱橫不擇。多有大聲疾呼以明其意者。孟子曰。非好辨也。

明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皇帝崩。無子。大學士楊廷和等議立興獻王子厚熹爲後。興獻王者。憲宗子也。憲宗生十皇子。

長。孝宗次興獻王弘治七年。興獻王之國安陸州。正德二年。生厚熹。卽世宗也。時年十五歲。奉遺詔曰。略。朕紹永祖宗丕業。十有六年。有孤先帝付

託。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熹。倫序當立。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

皇太后。武宗母。張皇后。與內外文武羣臣。合謀同辭。卽日遣官迎取來朝。嗣皇帝位。

有明一代。以明經取士。名爲通經。而實未嘗通。以致朝廟大禮。一往多悞。如此議立後一節。執政大臣先

誤解。兄終弟及四字。遂失倫序。夫所謂兄終弟及者。謂同母之弟。弟。庶。非然。卽同父之弟。弟。庶。未有伯叔父之

子羣從兄弟。而可言弟及者也。古王傳位。祇有傳子傳弟二法。夏周傳子。則傳子之窮。然後傳弟。無子始

周匡王無子。立弟定王。類。殷商傳弟。則傳弟之窮。然後傳子。如中丁傳弟外壬。外壬又傳弟河。河甲。是以前無弟。然後河。河甲傳子祖乙。是以禮運曰。大人

世及以爲禮。世者。父子相繼爲一世。及者。兄終弟及。公羊傳亦曰。一生一及。生卽世也。然而傳世之禮。又

名正體。謂分先君之一體。而又當長嫡。謂之正體。若傳及之禮。則雖母弟。皆分先君之一體。而非長

非嫡。卽謂之體而不正。是所謂世與及者。皆以先君之同體爲言。謂親子親弟也。今武宗無子。已無傳世

然。又無親弟。亦無傳及。則以倫序求之。當求一正而不體者。或武宗原有子。而子死而孫存。則立孫。如周平王。



太子早死立太子之子爲桓王類

或子死無孫而不得已而迎立庶族親王則必立一庶族兄弟之子雖孫與庶族兄弟

之子皆非先君之一體而必取其嫡與其長者

禮長子不爲人後謂後大宗也若後君則非長嫡不可

皆謂之正而不體向使大臣

略知禮必當于憲宗十皇子中擇其孫之嫡長者以後武宗而誤解兄終弟及四字妄以庶族兄弟當之不取庶族之子而反取庶族之弟一似後武宗又一似後孝宗者以致父子兄弟祖孫伯叔相爭不已倫序顛倒莫此爲甚是舉世無學禍及家國卽一開詔而議禮大害已釀于此宰相須用讀書人非妄語也

乃遣司禮監太監韋彰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尙書毛澄賚遺詔金符至興國是時厚煥迎詔國門外啟承運殿開讀已乃登坐受符朝藩衛四月辭興獻王園寢到京禮部受楊廷和指上儀狀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翼曰百官三上箋勸進俟令旨俞允擇日卽位不許曰遺詔以吾嗣皇帝位此狀云何乃御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卽位以明年爲嘉靖元年

遺詔云嗣皇帝位而帝卽開詔登殿受符朝藩衛則已拜詔許嗣位矣又以王禮自居使羣臣勸進而後俞允則將置遺詔何地豈先王金冊反不若羣臣一箋耶孝文三讓由未奉先皇遺命祇以陳平周勃私議迎立其應嗣與否全未定也尙書成王彌留既有顧命則太保命仲桓南宮毛齊侯呂伋卽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迎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謂從正門外延入路寢則康王雖未卽位亦尙未受遺冊而一有顧命卽不守太子之禮如後世所云闌入馳道者而欲世宗以受詔受符之後尙行王禮由東安入且謬昉六季篡立之例三行勸進則自坐無禮之極宜世宗之不從也當是時已有啓人主以藐法蔑禮之

漸矣。

上命禮官集議崇祀興獻王典禮。禮部尙書毛澄請于大學士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曰：此篇爲據。異議者卽奸諛。當誅。禮部侍郎王瓚語稍不合。卽出爲南侍郎。而以侍讀學士汪俊代之。

漢成帝無子。預取定陶恭王子入宮。立爲太子。卽哀帝也。而恭王無別子。另立楚孝王孫景嗣恭王。爲定陶後。宋仁宗無子。亦預取濮安懿王子入宮。立爲太子。卽英宗也。而濮王有王子。卽以王子宗樸嗣安懿王。爲濮後。此已事也。其倫序則定陶爲成帝庶弟。濮王爲仁宗庶兄。取立其子。正合羣從之子。正而不體之義。較武宗遺詔爲稍合禮。但自古無預立之例。漢成宮中以昭儀累殺帝子。恆慮事覺。而帝舅王根思藉之爲怙寵之計。故創爲預立一法。以亂古制。而宋宗因之。已爲無禮。况哀帝仍父恭王。並無稱恭王叔父之說。及卽位後。追尊恭王爲恭皇帝。置寢廟京師。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母丁姬曰恭皇后。且徙楚孝王孫景爲信郡王。而自爲定陶王後。與廷和所議禮。皆相反而不相合。唯宋代濮議。則司馬光程頤二人創議稱濮王爲皇伯父。此大無禮者。故韓琦歐陽修輩力爭之。當時政府已擬尊濮王爲濮皇。皇帝稱爲親。而英宗厄于司馬光議。但稱爲親。而不受濮皇尊號。是廷和欲宗濮議。亦祇得其半。而乃曰此篇爲據。則不惟不曉大禮。其于漢宋二事。亦未嘗一得知也。况其說皆大誤也。

尙書毛澄會公卿臺諫等官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承其王祀。今

宜以益王子崇仁王後興國。其稱號則襲宋英故事。以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皇上自稱姪皇帝。帝覽曰。父母可移易乎。其再議。

以孝宗爲皇考。開首一語。便誤不可言。當時武宗無子。擇羣從入繼。原以後武宗。非後孝宗也。今忽立武宗從弟。誤引兄終弟及之例。迎及興王。一若置武宗于何有者。固已大謬。然業已如此。無可如何。但其稱謂。則無論兄終弟及。與庶族入繼。總不得稱孝宗爲父。而武宗爲兄。使繼孝宗耶。則孝宗爲父。憲宗爲祖。使繼武宗耶。則武宗爲父。孝宗爲祖。蓋禮有世統。有廟統。世統者。生倫之序也。廟統者。卽人君歷數相授之次第也。國語曰。工史書世。則取生倫之序而書之。如虢仲。虢叔。王季之穆。魯。衛。毛。聃。文王之昭。類又曰。宗。祝。書。昭。穆。則一以人君入廟之先後。書爲次第。如桓王繼平王。則祖爲昭。而孫爲穆。定王繼匡王。則兄爲昭。而弟爲穆。孝王繼懿王。則兄子爲昭。而叔父爲穆。夷王繼孝王。則從孫爲昭。而從祖爲穆。先入者爲昭。後入者爲穆。昭卽爲父。穆卽爲子。一昭一穆。母容紊亂。若是者何也。則以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自先君而遞上之。曰禰廟。曰祖廟。曰曾祖廟。曰高祖廟。曰高祖之父。曰高祖之祖。此卽四親與二祧也。歷考經籍。皆如此數。詳見廟制折衷。皆先定廟名。而俟其人之入之。入禰廟者。卽謂之父。入祖廟者。卽謂之祖。母論兄弟羣從。倫次不齊。而一限以四親二祧之世數。並如工史之書世者。尙書云。七世之廟。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一世爲身。二世爲父。三世爲祖。鑿不可易。如春秋閔。僖。皆魯莊子也。閔弟以貴庶先立。僖兄以賤庶後立。然而僖兄閔弟。則生倫之序也。僖子文公。以尊父之故。于父僖入廟時。升僖公子閔。公之上。使僖昭而閔穆。僖祖廟而閔禰。

廟其于工史書世似乎極順。然而宗有司以昭穆爭之。魯史以躋僖大書之。夫子以逆祀不仁重刺之。定公以順祀改正之。是則何故。蓋以閔公雖弟而先僖而立。當閔立時。閔爲君。僖爲臣。當僖立時。則閔爲先君。僖爲後君。後君方主鬯而先君已早入禰宮。享父廟之祭。是僖立三十三年。而閔在父廟亦三十三年。故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言僖雖賢而不先閔公而享父食者。且三十三年。蓋若是之久也。是以君統廟統。一反倫序。閔弟爲父。則僖兄爲子。文旣以僖爲父。則文雖從子。自當以閔爲祖。若以兄先弟。左傳謂之子先父。而以父先叔父。公羊謂之先禰而後祖。春秋書之。夫子定之。斷斷如也。後儒無學。謂父子爲比。今世宗在正德二年。生于藩邸。至十六年。而後入繼大統。其爲臣爲子。已一十五年。是世宗者。向爲武宗臣。今爲武宗子也。公羊所謂爲人後者爲之子。正謂此也。若夫孝宗。則武宗之父。世宗之祖也。世宗旣爲武宗後。乘主鬯而事七世。則吉禘之後。周禮新主入廟之祭。見春秋。正當奉武宗神主。大禘祭以入禰廟。而反刪父祀先皇之武宗。妄扳新升祖廟中先皇之父之孝宗。而呼以爲父。顛倒錯亂。其于生倫死序。世統廟統之大禮。一概紊盡。而以此立義。大亂之道也。

若其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與獻大王。此尤不通之甚者也。當宋作濮議時。知諫院司馬光創言。英宗當稱濮王爲皇伯父。而不名。學士王珪等上其議。政府大駭。謂自古無有以所生父改稱伯者。珪等言非是。此亦見天理人情之不可泯。雖不知禮人亦悟及矣。乃程頤又曰。爲人後者。謂所後者爲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但當推崇之以高官厚爵。稱之曰濮

國大王。以異于諸王。猶之服制。既降所生。服爲期。而又加齊衰。以別于諸伯叔父。而司馬光遵之。故今亦以皇叔父大王。專襲其說。殊不知皇伯叔父。皆臣子之稱。古天子諸侯。惟父祖曾高。尊不可尙。降而爲伯叔兄弟。幼子童孫。則皆爲王臣。無事拜跪之。有事役使之。愛則賞賚之。有罪則戮辱之。今明明一至尊之父。而稱爲叔父。則役使戮辱。不止。替睽北面朝。舜已也。夫大王猶王也。猶是臣也。漢高父稱劉太公。其爲擁彗猶在也。乃以高爵厚祿。褻視天親。謬以越人呼吳王。六國人呼齊秦楚王之法。定爲尊稱。其爲慢侮。莫甚于此。

然且父母改稱。曰天經。曰地義。曰人之大倫。此據何書。出何典。何王所制。何代所行。而可于朝廟大禮。洵口誕罔如此。夫天經地義。生人大倫。曾有改父母之稱。而稱伯叔父者乎。三代無繼嗣之說。而祇有爲人後之說。爲人後者有三。一天子。一諸侯。一大宗也。外此則世爵。大夫。絕則繼之。然繼爵不繼人。如臧武仲。求爲後于魯。但繼臧氏之爵。而不繼臧孫紇是也。若士庶旣死。絕則已之。喪大記曰。有無後。無無主。言但主其喪。而不爲立後。卽初爲大夫者。雜記亦謂以他大夫之子。豎置後主喪。而喪畢卽已。並無繼爵并繼人者。夫子所云。與爲人後者。言于預爲人後。正指公族之覬覦入嗣。與庶族之妄冀宗卿者爲言。非有他也。然而卽爲人後。亦但稱所後者爲父母。而所生父母。仍不改稱。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夫其父母者。非卽所生父母之稱乎。是以尙書云。舜格文祖。又云。受終文祖。是舜已嗣堯爲子。稱堯先王爲祖矣。然而升聞之時。曰。父頑母嚚。在位之後。又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其于父母之稱。未嘗改也。雖所生一父母。

所後一父母似有貳父之嫌。然而所生之父母生稱也。不可改也。所後之父母廟號也。廟號稱先王亦稱先君。雖有父母之實而未嘗立父母之名也。是以太甲繼仲壬而尙書曰伊尹嗣于先王。漢宣繼昭帝光武繼平帝而漢書但稱孝昭皇帝孝平皇帝。蓋君卽父母。易稱家有嚴君。不得謂臣有貳君。詩稱民之父母。可謂民有貳父母乎。

是以廟祝呼號。自稱有三。一曰孝子。對父之稱。一曰孝孫。對祖之稱。一曰曾孫。對曾祖以上之稱。然而儀禮稱孝孫。尙書毛詩皆稱曾孫。一似隨時更稱。而不必如程頤所云不可變易。正以廟中祝號不必並與倫次相對照也。至所生父母則限稱孝子。鑿不可易。而反更其稱曰姪皇帝。考經傳姪字皆指兄弟之女。言故春秋致賸。則每以姪娣並稱。說文所云姪者兄弟之女是也。若兄弟之子則古稱從子。兄子弟子。猶子並不稱姪。其或稱姪者。則又女兄弟呼兄弟之子之稱。如春秋秦穆姬稱管惠之子爲姪。左傳曰姪其從姑。而儀禮喪服曰姪丈夫婦人報。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則鑿然以女兄弟呼從子。始有此稱。然且男曰姪丈夫。女曰姪婦人。明有分別。是以爾雅云女子呼昆弟之子亦爲姪。此非可漫稱者。卽唐後古學衰絕。俚諺雜出。然唐書狄仁傑諫武后云。姑姪與子母執親。仍守吾姑吾姪之語。而堂堂議禮。反以末世陋學及市井不經之稱。褻嫚至尊。一如小朝廷議上籙。北朝皇帝爭稱呼者。罪可勝誅乎。至若服制古無父母改稱者。則自無父母改服之文。儀禮謂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此爲大宗言之。故下卽接曰。所後者何人。後大宗也。並非天子諸侯之禮。蓋天子諸侯並無期服。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言

從大夫而止。若云天子爲所生父母期，則絕服矣。雖天子亦有不絕者，皇后太子雖期不絕，比之三年，晉叔向所云王一年而有三年之喪，二謂后與太子也。天子絕期，而后太子不絕，有似三年，故曰比三年，與儀禮父爲長子三年不同，見喪禮書說篇。然后太子外，並無云天子爲所生父母亦不絕期比三年者。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是天子諸侯，雖爲人後，亦必服所生父母爲三年喪，既不當以大宗之禮，誤坐天子，又不當以后太子期年之禮，強解不絕，而歐陽修曾鞏各作或問，皆以大宗之期服，誤認作天子之禮，反復解辨，宜其愈辨而愈不明也。

於是廷和及蔣冕、毛紀等復上言。程頤濮議最得禮義之正，斷宜稱皇伯考與獻大王，尙書澄、侍郎俊等六十餘人，亦復上議如廷和言。帝不聽，仍命博考典禮，以求至當。廷和乃上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頓君，皇上宜以此爲法。于是澄等七十餘人又上議，且錄魏明帝詔文以上。時御史周宣、進士屈儒侯廷訓及廷臣各言當法大舜，漢光武不稱皇考，不立廟，帝不聽。

舜不追尊瞽瞍，光武不追尊南頓君，此二語創于司馬光。程頤濮議而廷和祖之光，頤之言曰：舜不追尊瞽瞍，漢宣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予每求其說而不得其解。舜何嘗不尊瞽瞍耶？據尙書舜格文：祖是堯祖廟，禹受命神宗，是舜祖廟，蓋舜自瞽瞍以上至黃帝，剛及九世，因以黃帝爲始祖。顓頊、窮蟬爲二祧，敬康、句芒、蟠牛、瞽瞍爲四親，堂堂立廟，是追尊之典，從瞽瞍始也。然且舜服瞽瞍三年喪畢，奉主入廟，尙書稱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其所云祖，卽瞽瞍。

以上考卽瞽瞍矣。惟追王瞽瞍。故堯子爲勝國之賓。稱曰虞賓。與羣后皆來助祭。則追尊無如舜者。然且禘祫大事。國語稱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無非舜親。與堯無與。何則。顓頊非堯祖也。祇南郊配天。國語稱郊堯宗舜。祭法稱郊饗宗堯。總因舜不傳子。故後無所宗。並非舜不追尊也。且此皆開王之禮。異姓禘受。彼此易廟。與入繼大殊。以此引據。便擬非其倫。況言事又乖反乎。若漢宣之父。則初稱皇帝親。而旣用禮官之議。稱悼皇考。立皇考廟于京師。則當時所云追尊者。亦不過如是已矣。至云光武不追尊。則尤可笑者。光武不曾繼元帝也。光武本崛起。原可自立七廟。自父南頓令以上至節侯爲四親。無所不可。特以身承漢裔。不繼前漢元成哀平。似乎非高帝子孫矣。因考世系爲長沙定王之後。身與成帝爲兄弟。而哀帝從子。平帝從孫。因有當繼元帝不當繼平帝之議。而是時讖緯家言。則又有赤九會昌之文。謂炎劉以火德王。赤也。自高帝至元帝適當八世。而光武繼之。則九也。因之有繼元之說。見漢官儀。而其後用張純戴涉諸議。直以元成哀平代四親作高曾祖禰。而南頓以上別立祠祭。然猶仍稱四親。如云南頓令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皇高祖考廟。並未嘗不稱皇不立廟。如議禮所云也。祇張純眇學。稱元帝太宗。或曰太宗。則帝非太宗。元帝非太宗。一誤。廟寢不定。祀文武宣。元于洛陽高廟。祀成哀平于長安高廟。惟躬祭洛陽。而長安及南頓諸廟。皆使有司特祠之。則古王無攝祀祖禰。庶子王亦無代祀已親之禮。二誤。漢代不識廟制。旣立高廟。又立世祖廟。而其後無廟無寢。往往于陵園侍祠。則大乖古制。三誤。若其設公私四親。則議禮至精。使廷和知此。便當于祖考宗禰武宗外。



追尊與獻王爲皇考。立廟京師。則公私俱安。而乃誤信濮議。呼九閭。撼九廟。杖朴貶謫。血流殿廷。旣陷世主以不義。而究之憤激所至。稱宗入廟。配天享帝。爲千秋萬世議禮之羞。廷和可謂不讀書。誤入國事者矣。其後瓊、萼謬誤。固不足怪。第以宋之歐陽修、曾鞏、明之楊慎。可稱能文。亦並不讀春秋三禮及尙書。漢書。雖歐、曾二人發狠作濮議。或問。動輒萬言。並無一語據典禮者。偶或有據。又無不舛錯。爾時何不攤尙書。漢書。將順光、頤。卽以所云不尊警賁。南頓。而如其不尊堂堂正正稱考立廟。吾不知光、頤有何理說。然則歐、曾之文篇。楊慎小記家記註。皆無用之學。爲學古入官所不道者。先仲兄嘗嘆宋、明以來無一讀書人。實痛之。非毀之也。至于澄等。又上魏明帝詔文。以作典據。亦係廷和指使之。然又自相矛盾。夫魏明詔文。正與光武事相反者。魏明以己無子嗣。預爲詔文。惟恐後此繼之者之顧私親。而先爲杜之。故以漢宣加悼考。光武稱皇考爲非。且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稱考爲皇。稱妃爲后。此杜撰無禮之言。正與大舜、光武二事相牴牾。而廷和旣請帝遵大舜、光武二事。爲萬世法。而又上此詔。則顯然于漢、魏史書。並不一寓目者。楊慎安在耶。若夫光武之是。而魏明之非。則前已言之。且其說不止此也。說見後條

七月。觀政進士張瓊。上大禮疏曰。略節朝議謂皇。上入嗣大統。宜稱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漢王故事耳。

漢定陶王。並不改稱叔父。亦不改稱定陶大王。竟稱皇帝。唯宋漢王。程頤請稱皇伯父。漢國大王。而英宗不從。使中書議。照漢宣帝稱史王孫爲皇帝親。而不改稱伯父。權宜罷議。使博求典故以聞。是廷和之議。

並未合定陶、濮國二故事也。今張璁欲更其議，似亦酒國中之能獨醒者，使稍有學問，便當歷斥其誕罔，不隨其所言相爲轉環，而乃開口便錯，莫知其非，安有濟乎。

夫漢哀、宋英皆預立爲皇嗣，而養之于宮中，則猶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于彼時，猶可。今皇上入繼大統，以爲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亦天下之天下也。故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爲孝宗後，則陛下之興實所以承祖宗之統，而順天下之人心者也。比之預立爲嗣，養之宮中者，較然不同。

自古無預立爲嗣之禮。既已預立，則與遺命迎立者何異。乃既不能言預立之非，又不識春秋、三禮所言爲人後三字之義。妄云預立者猶爲人後，將迎立者不爲人後乎。夫世宗之不爲孝宗後者，以爲爲武宗後耳。在當時諸臣，並無能言不爲孝宗後一語。今能言此語，可謂朝陽之鳴，而乃古禮茫然，仍不知世宗之當爲武宗後，且不知承祖宗之統之正是爲後，而以預養者爲爲後，迎立者爲承祖宗之統，不是爲後，則其不通與廷和等矣。

夫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幽冥之中，臣固有不得而知者。今迎養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況興獻王惟生上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之義。故皇上爲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爲說者，則將繼孝宗乎，繼武宗乎，夫繼統與繼嗣不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

則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爲興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則興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

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此精于論禮之言。卽此一語。可以回帝主之心。柱廷和之口矣。然聰知有此而不知有彼。夫興獻之不得稱皇叔父。猶之孝宗之不得稱皇伯父也。天子稱伯叔兄弟。總爲王臣。予前已言之矣。聰謂興獻不當稱皇叔父。而其後議乃欲稱孝宗以皇伯父。豈興獻不可爲臣。孝宗可爲臣乎。孝宗爲武宗之父。已升祖廟。帝方繼武宗。祀禰祖。而乃以王考廟中之皇祖。而稱之爲臣。是聰于此禮全然未懂。所謂皇叔母以君臣禮見者。皆好言自口。非真知也。若謂長子不得爲人後。興獻惟一子。不得後人。則將使世宗回藩邸乎。抑亦利天下而仍留此乎。儀禮支子後大宗。適子不得後大宗。此專爲宗子而言。予前言爲後有三。一天子。一諸侯。一大宗。大宗與天子諸侯。皆百世不遷。不可中絕。故絕則繼之。但庶族庶子。皆承庶祀。不當舍己祀而從人祀。故第以支子。不以適子。若天子諸侯爲後。則必須適子。禮所謂正而不體者。正者適也。若謂繼統不繼嗣。則尤不通。古何嘗有繼統繼嗣之分乎。天子諸侯與宗子爲後。皆謂之繼嗣。則皆可謂之繼統。宗子者。大宗之統也。若初爲大夫與士官師庶人。則並無繼嗣。何有繼統。如謂繼嗣者爲父子。繼統者不必父子。則全不解廟次與世次。而洵口妄言。夫廟中昭穆。卽廟中父子。雖弟繼孫繼。而一以昭穆父子該之。公羊所云爲人後者爲之子。正指此等。歐陽修不讀春秋。謬認爲漢儒之

言。所以其說每鶻突而不得白也。如謂古稱高伯祖皇伯考。則古何嘗有此稱。少牢禮稱皇祖伯某。謂伯者皇祖之字。猶之皇祖某甫也。其誤稱伯考伯祖者。皆唐宋間事。大不足法。嘗考宋眞宗咸平元年。詔議太祖廟號。而有司議太祖稱伯。時張齊賢上議云。禮天子絕其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詔禮官別加詳定。而禮官堅執。謂唐玄宗朝禘祫。布昭穆之坐于戶外。皇伯考中宗與皇考睿宗並列于南廡。北向。同在穆位。又唐郊祀錄載德宗朝祝文。稱中宗爲高伯祖考。遂以伯考定宋太祖廟號。是唐儒無學。誤以臣子之稱。謬上中宗。而宋又承其誤而誤之。明明開國之君。既讓弟位。而又降稱皇伯。以貶夷之爲弟之臣子。唐在順憲後祧則已矣。宋一代廟號。開國不祧。爲宗廟七世所創始。而其所題者曰皇伯祖廟。是有宋一代無祖矣。焉得有宗。無祖廟。焉得有宗廟。吾不知兩宋儒臣。其爲談經講禮者安在。夫廟號無伯稱。廟位昭穆無兄弟同位之例。予前已言之。且有廟制折衷一書。可以備考。固無容再爲贅及。惟是張齊賢所云天子絕期喪。安得廟中有伯氏之稱一語。亦儼然可念。而終以考據不明。不能爭執。今瓏木無學。不過如齊賢之偶一見及。其無所發明。固不足怪。然舉一當反三。既知叔母之降在臣禮。而不知伯父伯考之與叔母同。吾有以知其資性之不敏也。至于立廟京師。固是合禮。然又無典據。祇是臆說。何足取信。其說見後。

# 辨定嘉靖大禮議二

毛奇齡纂

疏入。上遣司禮監官送至內閣。廷和曰：書生焉知國體。復持入。上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是日。帝御文華殿。召廷和。冕紀入。諭曰：至親莫若父母。因授以手敕曰：卿等所言俱有見。第朕罔極之恩。無由報耳。今當尊父爲興獻皇帝。母興獻皇后。立獻皇帝廟于京師。廷和曰：皇上聖孝。臣豈不知。禮謂所後者爲父母。而謂所生爲伯叔父母。蓋不惟降其服。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敕。不稱考。不立廟。

此時世宗忽欲改稱皇帝。實廷和堅執定陶故事。有以啓之。初世宗歷敕博採舊聞。明據典禮。原欲集引三代禮文。前王故實。以爲証據。而歷求無有。但堅執以定陶已事爲法。則定陶稱恭皇帝。興國何不可稱。獻皇帝。爾時廷和置對。當明告以皇帝之可稱與否。可立廟與否。與稱叔父了不相涉。而乃無辭可答。仍曰：所生當稱伯叔父。則驢頭馬鬣。欲世主之不賤惡而斥辱之難矣。夫立廟京師。改稱皇考。則前王有其事。古王有其禮。前王之事。則前所云漢宣之尊悼考。光武之尊南頓君是也。若古王之禮。則細檢周制。原有三所自出之文。名三出王。亦立三出王廟。而庶族之入繼者居一焉。一是始祖祀所出之父。如大禘之祀帝嚳是也。帝嚳爲后稷之父。五年一祭。則立姜嫄廟于京師。以藏嚳主。此一出王也。一是大宗祀所出

之父。諸侯不敢祖天子而父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父諸侯。故別子自爲祖。而祀其所出之父。以爲大宗。于是立宗廟于其國。如魯祀文王。鄭祀厲王。皆名出王。而爲文王。厲王別立一廟。名出王廟。猶之魯之祀桓公于其家。名三家之堂。此又一出王也。一是庶族入繼者所出之父。夫庶族爲先王分子。非其父爲先王之體。卽祖爲先王之體也。或祖或父。原有王子王孫之稱。其與列宗傳重者。相去不遠。而其子其孫。一經入繼。則追王之典。自所必及。雖禮云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仍服以士服。然而旣經追王。則文王皇尸。雖服侯服。而稱爲文王。是以庶族入繼。自所繼四親廟外。亦立親廟于其國。或一廟。或兩廟。名出王廟。此又一出王也。是以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爲一所自出。尙書太甲疏曰。庶族自外入繼。雖承正統之後。已立四廟。猶必別立己之高祖以下之廟。喪服小記云。庶子王亦如之。謂庶族入王。亦自立廟。如正統所立廟。此正言繼統者立廟之禮。爲二所自出。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宗其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爲三所自出。此歷考之經傳。按之諸儒之議禮。與漢後史官所記注。而無不然者。是庶王追王。必尊所出。旣尊所出。則未有四親稱皇考祖考。而庶王所出。不並稱者。是以漢宣、光武。皆立廟稱考。一如古禮。而特未嘗有稱帝之文也。或曰。三古無皇帝之稱。旣如四親。則禰廟稱先王。考廟未有不稱王者。此準之中庸之上祀。大傳之追王。無不一轍。雖孝宣、光武。皆謙讓不稱皇帝。而定陶恭皇帝。則魏相言之。禮官並議之。三代以下。業有此舉。則亦古王有禮。前王有事之一節也。信如此言。則似廷和當時。宜兩引定陶、悼考二事。進商可否。或僅稱皇考而不稱皇帝。則世宗亦自甘心無辭。

卽不然。必欲稱皇帝。則亦聽之。原無大礙。蓋稱宗。干宗法。有礙典禮。僅稱皇帝。則不干宗法。無礙典禮。見後唐玄宗稱兄爲讓皇帝。未嘗于唐代宗祀。有所未便。史記文王爲西伯。卽位五十年。已追尊古公爲大王。公季爲王季。又十年而崩。雖其說不經。然亦三古史家有如此文矣。讀書不核實。又無意識。必欲強之稱叔父大王。卽皇考二字。亦抵死不許。及其後詞窮理屈。不得不從之稱帝。然又抵死合數百人爭一皇字。不得不從之稱父稱母。然又抵死合數百人爭一本生字。此等學問。不知從何處說起。嗟乎冤矣。

于是給事中朱鳴陽、史于光等、御史王濬、盧瓊等、皆劾璫諂諛宜斥罰。不聽。九月、興獻王妃至通州、禮部具議迎聖母。以王妃儀仗從東安門入。再議從大明左門入。帝俱不從。斷議用。母后儀仗。由中門入。謁見太廟。朝議譁然。謂婦人無謁廟禮。張璫曰。古者婦三日廟見。孰謂無謁廟禮乎。妃聞議。考孝宗大恚。欲回安陸曰。安得以我子爲人子。帝亦涕泣。辭慈聖太后。願避位奉母歸。羣臣惶懼。至十月。上諭廷和冕紀曰。朕受祖宗鴻業。爲天下君長。父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旣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朕于罔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卿等委曲折中。俾朕得申孝情。張璫乃復爲或問一帙。做歐陽修或問而重。申已說並無考據。齋至左順門上之。廷和令修撰楊維瓏等阻之不得。帝覽之。亦以無據留中不發。乃草敕下禮部曰。奉聖母慈壽皇太后懿旨。以興獻王稱興獻帝。母稱興獻后。于是興獻后始至。由大明中門入。帝迎于闕內。不謁太廟。止見奉先。奉慈二殿而已。

母后用王妃儀仗由旁門入。無禮之極。前已言之矣。至于謁廟。則亦屬非禮。帝后承宗鬯。娶則朝廟。祭則

獻廟死則殯廟。故以事外至。或嘗修謁廟之禮。諸王夫人無是也。若以古禮準之。則興獻爲憲宗別子。當自立憲宗一廟于興國。興國夫人可主饗。獻其于太廟何與焉。且帝以母后迎養來京。本無后至告廟之儀。又乖三月行祭之典。今情古禮。兩俱不合。而張璉獨以爲可。則有意異趣矣。且其所云三日廟見者。則又悖謬之甚者也。曾子問。三月廟見。謂娶婦之家。舅姑偕亡。則三月之後。時祭可行。必遣新婦入廟饋獻。舅姑行。婦見之禮。謂之廟見。故曰。不廟見。則不成婦。謂不成子婦禮也。程頤誤讀禮記。改三月爲三日。而又不曉廟見之見。死舅死姑。妄以舅姑在堂。初至朝廟之禮當之。至今朱熹造家禮。一承其誤。曰。新婦三日廟見于祠堂。此千秋萬世言禮者一大闕目。見昏禮辨正璉議大禮。既與頤說相牴牾。而此又遵頤之誤。而復誤之。且詞有倫脊。毋論三月三日。婦見廟見。離經叛道。卽以至尊迎母后。而妄引士庶娶婦之禮。以謬抵之。可乎。不可乎。

時兵部主事霍韜見璉言欲用。與同知馬時中。國子監諸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言如璉議。而于是倖進之。徒從此起矣。乃廷和則以持論不勝。倍加操切。狂恣殊甚。巡撫何孟春謂興獻不宜稱考。卽擢爲吏部侍郎。都御史林俊家居。上言當遵司馬光之議。卽起爲工部尙書。給事熊浹謂聖父聖母當稱帝后。而祀興獻于別廟。卽出爲按察司僉事。因除張璉南刑部主事。且謂璉曰。子不應南官。第靜處之。勿復爲大禮說難我可耳。庚寅。帝下御札。諭加興獻帝后以皇字。廷和復堅執漢宣稱悼考。悼后光武稱南頓。距鹿皆無皇字。今漢書若若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請罷歸。帝是一也。河以



帝可稱而皇不可稱。何以稱帝非忘所後而稱皇。即忘所後不可解。上曰。慈壽皇太后懿旨。謂與獻帝與太后皆加與皇號。朕不敢辭。廷和見不可爭。力請罷歸。不報。嘉靖元年。清寧宮小房災。廷和、冕、紀乃歸咎與獻。加稱祖宗神不悅。朝臣亦有言以春秋桓、僖宮災爲私立桓、僖二廟之故。帝乃心動。權從廷和議。稱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與獻帝后爲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

據洪範五行。地二生火。而與天水爲牝牡。于時爲夏。于方爲南。于數爲二。于卦爲離。而于事爲視。于德爲禮。故見禮乖忤。則有火災。此正天象之最驗者。但以爲立廟之說所致。則不然。春秋哀三年五月。桓、僖宮災。董仲舒、劉向皆以爲此二宮不當立而立之。違禮者也。故災之。考春秋經傳。並無別立二宮之事。廟制諸國五廟。在初立國時。卽有之。歷代入廟。不過修飾之已耳。焉得爲桓、僖別造二廟。況四親稱廟。羣公稱宮。此稱爲宮。則羣公之祧宮也。桓、僖在四親壇墀之外。一爲十一世所祧之公。一爲八世所祧之公。總迎入祧宮。而分昭穆以享之。幾見祧公有別宮者。乃其說不通。又造言桓爲季氏之所出。而僖則使季氏爲世卿者也。故特立兩宮。則又不然。桓爲季氏之所出。則必立一廟于私家。前所云三家之堂。比之魯之立出王廟者。以爲大宗也。大宗則世爲宗卿。雖公子季友死于僖公之世。而大宗世卿。則非僖所能使爲者。且季氏所立桓廟。在三家私邑。此桓、僖宮災。在公宮之左。因司鐸宮火而延及之。焉得災及三家之堂。若僖宮再立。則純屬杜撰。春秋立武宮。立煬宮。凡立必書。未有書立僖宮者。董、劉大儒。亦且解經無理。至于如此。何況叔世。是以近儒有言桓、僖宮災。夫子早知之。此是何故。或者季氏專縱。舍昭公之子而立定公。

謬爲兄終弟及。因立煬公宮。示煬公爲考公之弟。可爲兄弟相傳之家法。故天特災桓、僖二宮。以爲隱、桓、閔、僖。雖屬兄弟。弑逆篡立。總屬非法。因各火其一。以示儆戒。而夫子知之。此較之前儒稍爲近理。然亦不必者。聖人深意。非小儒所能測也。若以比今事。則後儒說近。前儒說遠。且此時方爭皇字。未及立廟。皇天喜怒。何足知之。

于是主事霍韜、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吏部文選司郎中方獻夫、刑部主事桂萼、皆附璫以起。紛紛入奏。其言則猶是璫說。並不于璫說外別有發明。且並無典禮故實。有所証據。則附和雷同。不過容悅邀恩澤。而禮議壞矣。是時世宗亦不從其說。屢敕這典禮所據。尙未明白。著博考停當來說。蓋欲明明實據。一典禮。使可適從。而無如兩家之俱不能也。會上孝宗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

曰莊肅皇后。

宜稱皇太后。

聖祖母邵氏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本生母曰興國太后。自稱長子本

生皇帝。不稱孝子。遣官詣安陸上本生父尊號。命司禮太監溫祥督禮儀。成國公朱輔上冊寶。禮部侍

郎賈詠題神主曰興獻帝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叙子名。

古制七廟主皆不繫考名。子名。便遷轉也。此特于興獻主有分別耳。

冬十一月

壽安皇太后崩。廷和定爲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移兩京。不以詔天下。禮官請素服御西角門。

帝曰。朕哀慕方切。豈忍遽從所請。十二月。上壽安皇太后尊諡曰孝惠皇太后。止于二字。

本生二字。不見經傳。唯漢宣詔爲悼皇考置園邑。有司奏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顏師古謂此本生之父母也。因以禮所稱其父母者。謂其字卽本生字。然此是學者說禮之言。豈有帝父尊稱。

可加二字于其上者。況三禮所稱其母。多指庶母。以嫡母爲母。庶母爲所生母也。今忽加之。父則似父。亦有嫡庶。大無禮矣。且父死稱考。母死稱妣。此卽孝子不忍斥其親之詞。比之諡號之易名。貴賤一例。是以穆考昭考。經有恆文。卽羣臣百姓。亦曰厥考作室。曰予小子考。翼曰百姓如喪考妣。甚至演易繫詞。其于幹父之蠱。猶且曰有子考。曰意承考。稱謂秩然。乃以堂堂天子之父。甫上尊號。而斥稱之曰本生父。本生母。喪心病狂。莫此爲甚。夫父猶考也。旣許稱父。而必不許稱考。帝猶皇也。旣許稱帝。而必不許稱皇。此種分別。出自何書。有明養士百餘年。較之前代。極爲優渥。而其所以報朝廷報祖宗者。至于如此。豈不可嘆。然且冊文自稱。初曰妊皇帝。今日長子本生皇帝。則議禮掃地矣。與獻無二子。何分長幼。不過欲避孝字。爾許稱子。不許稱考。究竟何解。若長子本生。則更屬無禮。以爲長子所本生耶。抑亦本生之長子耶。夫本生父母。謂子生于父母也。若本生長子。則父母生于子矣。而可乎。

若夫邵太后之尊號。與其喪服。則冤抑尤甚。夫邵太后非他。憲宗之妃也。並非與王之妃所稱興國太后者也。以興王之妃稱太后。而曰母以子貴。則不通。何則。興王以子貴。故及后。是后仍以夫不以子也。若憲宗之妃。則徒以嫡庶之故。抑于大典。儻其子其孫。一當貴顯。則立加后禮。祭葬稱號。並無異同。此正春秋所謂母以子貴者。考春秋文四年。夫人風氏薨。卽文公所生之祖母也。風氏于僖爲母。于文爲祖母。然而于莊公則妃也。妃在莊公朝。壓于嫡姜。未嘗稱夫人也。至是以僖文之貴。書夫人薨。則已加尊號矣。然且布告天王。遍赴列國。在周襄王則來歸賻。在秦康公則來歸櫨。且葬以小君之禮。諡之曰成。是文公以傳

重之孫。推尊祖母。使莊公之妃。加諡加號。會葬祔廟。親與臣民行三年之喪。而夫子亦歷書之曰。夫人風氏薨。曰。葬我小君成風。曰。王使榮叔歸含且贈。曰。王使召伯來會葬。曰。秦人來歸成風之榇。未嘗于春秋有貶詞也。是以文帝生母薄后。崩于孫景帝之前二年。天子與朝臣並居重服。而東晉安帝崇安四年。亦以生祖母李氏之喪。儒臣徐廣輩援春秋之例。議服三年。是邵氏太后。其宜加尊號。宜特爲三年之服。實于古王之禮。前王之事。未有乖也。而乃減其諡號。奪其服制。不加十二字。并不行二十七日。忍情抑禮。其得罪國母。得罪人主。并得罪憲廟。可謂難堪。宜人主之一反所爲。并薄視所後而不之顧也。嗟乎。誰爲之已。武宗后稱皇后。則與世宗后何別。且后與君同。兩后。即兩君也。武宗稱皇兄。武宗后稱皇后。皆大誤。

于是帝重念璵言。并席書。方獻夫諸疏。復下部曰。此關係天理綱常。仍會文武羣臣。集議可否。三年春正月。楊廷和罷。禮部尙書汪俊重合朝臣數百人。并給事中張紳等三十二人。御史鄭本公等三十一人。各抗章力論。上惡其朋比。俱罰俸。值楚王榮誠儀賓沈寶。都察院經歷黃綰。錦衣衛千戶聶能遷各上疏。議與璵合。帝乃命取督賑侍郎席書。南主事桂萼。張璠。并在籍霍韜。赴京集議。會與國太后千秋節。命婦各上箋覲賀。至昭聖皇太后聖旦。則概免行禮。朝臣諫者皆逮訊。有論救者亦逮訊。據廷和之意。欲其厚所後而薄所親。今一激而盡反之。竟何如矣。

乃敕改本生父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母爲章聖皇太后。且于奉先殿側別立一室。初意不過如此。禮尙書汪俊執不可。上切責罷之。特降中旨。以席書代俊爲尙書。朝臣諫沮者皆不報。蔣冕亦

乞罷。五月以奉先殿西室爲觀德殿。改惠神主。奉上冊寶。尊號曰本生皇帝。恭穆獻皇帝。及聰。尊至京。請去本生二字。且改稱孝宗。皇考爲皇伯考。疏未發。廷臣交章攻劾。且謀捶擊之。聰。夢稱疾不敢出。匿武定侯郭勳家。帝降中旨。命聰。夢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吏部尙書喬宇。疏諫不聽。罷之。廷和子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何孟春曰。憲宗朝。尙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慈懿皇后葬禮。此國朝故事也。王元正。張紳。遮留羣臣于金水橋南。曰。有不力爭者共擊之。舉國發狂疾如此。於是合三百餘人。俱赴左順門跪伏。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天崩地裂。當時也。帝命司禮監諭退。不去。金獻夫。朱希周。乃詣內閣告毛紀。紀與石瑤亦出跪伏。自辰迄午。帝怒。命錄姓名。收繫爲首者豐熙。張紳。余寬。黃待顯。陶滋。胡世芳。母德純等八人于獄。楊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命逮繫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于獄。何孟春等二十五人。洪伊等六十五人。姑令待罪。于是考訊豐熙等八人。編伍楊慎等三人戍邊。而杖王相等一百八十餘人于午門外。先後病創死者十九人。乃罷毛紀。調何孟春爲南工部。改孝宗皇帝爲皇伯父。而去皇考與獻帝本生二字。已改數次矣。

惟時持論不一。員外薛蕙負文名。作爲人後解。謂禮重立後者。重大宗也。適子不爲後。輕小宗也。爲人後者爲之子。雖言出公羊。實與儀禮相表裏。正言入繼大宗。當以所繼者爲父。而不稱伯父。何則。以大宗卽天子也。方獻夫作大禮論。謂天子諸侯無爲人後之禮。亦無大小宗之禮。言爲後爲大小宗者。



祖天子，并不敢禰天子，不惟不敢祖諸侯，并不敢禰諸侯，與別子之得父天子父諸侯者，又復不同。因各以身爲禰，死立禰廟，而各使其子繼之，親盡則遷爲五世而遷之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此小宗也。然則三代以後，不立宗法，倘立宗法，則憲廟一宗，在十皇子中，既已立孝宗爲後爲天子矣，餘九皇子中，當推與獻爲大宗，而立憲廟于興國，百世不遷，使與獻之子與諸王，皆各爲小宗。五世一遷，以共成此憲廟之一族，謂之憲族，是興國爲大宗，興國之子，則長繼大宗，次爲小宗，未聞孝宗爲大宗，與獻爲小宗也。乃天子諸侯本無宗，而祖廷和者，反曰有宗。天子諸侯方有後，方可稱爲後，而祖璫者，反曰天子諸侯無爲人後之禮，是兩家言禮，皆明明與古禮相反，而以此誤身，以此誤國，以此誤先王，卽以此誤天下後世。天昏地黑，至于如此。夫禮稱爲後，稱立後，稱置後，稱爲父後，爲祖後，庶子爲後，兄弟爲後，皆指天子諸侯而言，否則卿大夫世禫之有爵邑者，並無初命大夫及士官師庶人而有立後爲後之說。蓋後者後其爵位，非後其身體也。然且爲後改稱，如爲人後者爲之子，亦專指天子諸侯而言。卽世爵大夫亦不改稱，何則？天子諸侯入繼者，本屬君臣，君臣卽父子，故可改稱。大夫繼大夫，不屬君臣也。乃僖之繼閔，與嬰齊之繼歸父，事本不同。子不先父食，與爲人後者爲之子，其爲說無不同。而曰子不先父食，是比詞，爲人後者爲之子，是實詞，因以僖、閔之繼國，反曰非父子，歸父、嬰齊之繼大夫，反曰眞父子，是于經于禮，一概悖盡。而以此仲璫說，非附和卽諂諛也。夫僖、閔之事，予前已言之詳矣。世宗之禰武宗，不禰孝宗，亦不必再辨矣。今卽以歸父、嬰齊之事言之，嬰齊者，東門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襄仲爲莊公別子，僖公父弟，已立莊

族爲大宗。身爲宗卿。在宣八年已卒于垂矣。其子公孫歸父繼父爲卿。屢聘列國。而宣公適死。季文子乘歸父未還之際。發其父襄仲殺適之罪。拒歸父于齊。是時宗卿之爵。不知其爲後與否。未之詳也。及成十五年。經忽書仲嬰齊卒。公羊謂嬰齊爲歸父之弟。宜稱公孫。此獨書仲。仲者襄仲字也。禮有以王父之字爲氏。無以父字爲氏者。此必歸父見拒時。立弟嬰齊爲歸父後。因以弟繼兄。而呼兄爲父。呼父爲祖。故得以祖字爲氏。而稱之爲仲。此與僖之父閔而祖莊。文之父嬴而祖閔。正同。信如此言。則以古証今。自當父武宗而祖孝宗。正可爲大禮集議之一助。而實不然者。嬰齊未嘗後歸父也。歸父自有子。名子家。緜已身爲公族大夫。于昭公出奔時。追隨齊。晉問多所匡救。及定元年。昭公喪歸。而子家氏義不見季孫。季孫憚之。請復以爲卿。卿者卽宗卿也。且使叔孫道意曰。季氏之願。願與從政。立子家後。立子家後者。正立歸父之後。子家者。歸父字也。是歸父見拒後。自成至定。歷四公七十餘年。並未爲卿。並未後歸父者。而至此而始卿之。始後之。而公羊無賴。自造事實。然且其所謬據者。祇孫以王父之字爲氏一語。而不知春秋氏法。並不其然。春秋以己之字爲氏。叔牙卒是也。以父之字爲氏。叔牙之子稱叔孫戴伯是也。今嬰齊子家。羈兩世皆氏父之字。嬰齊以襄仲而氏仲。子家羈以公孫歸父字子家而氏子家。使公羊稍知策書。必不致造事以誤之矣。況夫子之經。前後條貫。成十五年之仲嬰齊卒。卽宣八年之仲名遂名仲。卒于垂。有以貫之。夫襄仲卒。垂猶之叔牙卒。季友卒之以己字爲氏。而于是嬰齊之卒。則書父之字以爲之氏。夫遂已氏。仲嬰齊不可氏仲乎。公穀悖誕。予于春秋傳歷歷引經以辨之。故大禮引議公羊有三。一曰。母以子貴。一



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一曰。以王父之字爲氏。雖俱不足信。而但考實禮。則爲人後者爲之子。與母以子貴。其說可徵。然據禮非據公羊也。至于以王父字爲氏。則人倫顛倒。夫良滅絕。今吳中陋俗。雖士大夫家。亦有以子兄其父。弟父其兄者。動引公羊邪說。以爲之據。故予屢辨閔。傳事。以太正國家之禮。亦歷辨歸父。嬰齊事。以大正士庶人之禮。憂患使然。非喋喋也。

至四年。光祿寺丞何淵請立世室。崇祀皇考于太廟。命禮部集議。席書、聰、夢皆言不可。且曰。禮所得爲。則爲之。禮所不得爲。則不爲。大學士費宏、石瑤、賈詠、尙書廖紀、秦金及九卿臺諫官各上疏力爭。俱不報。書等乃請于皇城內別立禰廟。名世廟。不與太廟並列。祭用次日。其後與孝宗同世。親盡則祧。帝曰。他日奉祧藏于何所。書曰。宜藏主寢殿。歲暮出祭。如太廟儀。帝曰。皇考生朕一人。入繼大統。宜世世不遷。乃以大禮告成。刊布全書。名曰明倫大典。加聰少傅。謹身殿大學士。而追奪議禮諸臣官。敕自廷和以下若干人。布告天下。

何淵之言。卽他日上宗號入太廟。配天享帝之先事也。天下惟禮可執。故曰執禮。亦惟禮可制。故曰禮制。在議禮之初。帝惟求有當于禮。故每曰。明據典禮。使至當來說。而無一得當。固已起人主以恣所欲爲之心。至小人行諂。忽進是說。則必驚心未雨。明告之以太廟世室必不可入之典禮。以折其邪心。然後進之以別廟之祀。祧遷之法。使世主可信。朝野可曉。宗祝有司可法守。庶幾浸淫之說。藉以少杜。而乃較之于得爲不得爲之間。則帝主之勢。假之以孝思罔極之謬說。何所不可爲。而大防隳矣。夫太廟之不得入。猶

之帝位之不得居也。人不傳重，誰敢居帝位。人不居帝位，誰敢入太廟。蓋生爲帝統，死爲廟統。然惟生統于帝者，而後死得統于廟。此其禮如歷然。甲乙排聯，而無數可越。謂之歷數，又如絲然。縷綿綿絡，而無斷可續。謂之統紀，是以太丁者，殷湯之元子也。太子洩父者，周桓王之父也。未立而死，則在殷。周帝紀與殷周廟位中，皆以太甲繼丙，壬桓王嗣幽，平而太丁、洩父，並不得預。此豈太甲不念父，桓王好禰祖哉。以爲生未統于帝，而死未統于廟也。今與獻雖聖，未經立儲，王族雖親，不及太子。彼尙如此，則此可知矣。是以王季稱王，太公入廟，皆開國之禮。與繼世不同。苟係繼世，則雖光武中興，明明崛起，而旣繼哀、平之後，則南頓、鉅鹿，但稱考祖。春陵之祀，不亂七廟。何則，仍繼世，非開國也。夫開國者，士庶開之。帝王因而承之。至繼世，則世世相接。君君相承，天下有非君而可以承君者乎。若自立廟，則不稱世廟。周制七廟，而以文、武爲不祧之廟，復加二廟于太廟之旁，謂之九廟。然而並不稱世廟。其稱世室者，則考工記夏后廟寢名世室。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然亦天子諸侯廟寢不祧之名，且并非俗儒無學所稱。文王、武王之廟，以文、武二廟並不稱室也。又且稱世之義。正以世世承君爲言。亦惟魯公、武公世禪爲君，而加以不祧，故稱世。今縱立廟，何淵不得稱世室。張璠亦不得稱世廟。與獻非君，未嘗有世數也。況此是考廟，不是禰廟。夫考之與禰，似無分別，而實有殊者。考者父也。禰者親之稱。尙書典祀母豐于昵，昵卽是禰。而義與親同。是以古王出行，必載遷廟之主以行。謂之行主。凡屬行主，則不問何王之主，而皆稱爲禰。以禰祇是親，不專父也。考則專父矣。苟稱祖，加祖字矣。故此但稱考不稱禰。一則避七廟之嫌稱。一則

專而不通。向亦惟恐兄終弟及庶族入繼者。難于稱考。故作七廟者。特借此親親之通稱以代之。而今得稱考而反稱爲禘。是求親而反疎也。至立室太廟。則無禮之極。七廟不可八。九廟不可十。世數廟數。可叛亂耶。若夫禘廟之禮。則此係私廟。不在禘列。必議禘法。則當準公子私祭之禮。凡公子爲後者。于子祭。于孫否。謂繼嫡而爲人後。則私祭庶母。止于其身。而孫不繼祭。以恩有盡也。據此則此廟之祭。當止于世宗。而後此則祭之與國。而京師之廟。或撤之。或薦而不祭。差爲近理。第考孝宣之祀悼考。雖不入太廟。而禘遷次第。則列之文、景、武、昭之後。而共爲昭穆。故韋元成輩每議爲非禮。而欲去之。今縱不以是爲法。且亦不必竟列之昭穆之內。而孝宗與獻同一世。次則隨孝宗所禘時。而亦禘之。孝宗禘之太廟之室。而與獻則禘之興國之廟。爲百世不遷之大宗。則京師廟禘。而興廟不禘。或亦亡于禮者之禮也。自六經不明。三禮晦蝕。國家大典。茫然不解。此時何淵邪說。不早爲杜絕。則嗣此豐坊。嚴嵩。自可肆然而踵行之。何則。以總無定禮也。故豐坊進說時。論者謂廷和旣罷。張璁又死。議禮之臣。亡斥殆盡。故其說得行。而不知豐坊之說。卽何淵之說也。坊說遲之十年之後。而淵說在嘉靖四年。正兩家議禮時也。世無學人。百璁。廷在朝。又何言說。然則繼此猶是矣。故吾于議禮之世。而深嘆經術之士。其爲人國所厚賴如此。

至十七年。揚州府同知致仕豐坊。請尊皇考爲宗。入太廟。以配上帝。尙書嚴嵩成其議。請尊皇考爲睿宗皇帝。與太祖、太宗合祭同位。因于秋祭時。仿明堂之禮。大饗上帝于皇極殿。以睿宗配之。而大禮終焉。議禮之禍。一至于此。

當何淵上議時。此時在廷和一家。則大學士費宏以下。俱有疏奏。若璫、蓆一家。則諸議禮臣俱在朝也。席書爲宗伯。正掌典禮。初帥同部官彙疏力爭。旣而合滿朝文武府寺部院臺省司監各衙門官。共八十六人。連名並疏。反覆辨論。可謂勞矣。以人主最親信之人。加之以滿朝文武公共衆多之勢。而洵口曉曉。支離濫漫。並無一可據之實。以致人主厭聽。直諭以諸凡所議。返覆執奏。違理悖經。姑不查究。著將夏、商、周典禮見于經書者。推詳博考。還會同多官。議擬停當。奏來定奪。是人主亦祇求一前代典禮稍可信從者。爲之據耳。乃席書等回奏。謂臣等奉命以來。連日翻閱經史。夏若干世若干君。商若干世若干君。皆與今日之事不類。又翻閱六經四書。凡若干萬言。各有指歸。未有一言一事。與今日立世室。祔祭太廟。事理相符。蓋三代典禮。時異勢殊。不能強附而比合也。據此。則藐經蔑禮。肆行無忌。皆璫、蓆書獻夫諸君實指使之。夫旣經史書傳。無一可考。前王無此禮。前代無此事。則稱宗祔廟。何淵言之不爲非。諸臣爭之不爲是也。何待十七年後。俟人再請之。而始變其議。然則豐坊所見猶晚矣。夫祔廟之禮。歷見前說。惟稱宗饗帝。尙未論及。試問今議禮者。亦知人主稱宗之果何說乎。三代無稱宗者。祇殷以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謂之三宗。而漢後遵之。當時議禮者。確守祖有功而宗有德一語。因以開代有功者。稱之爲祖。而其餘有德。則概以宗稱之。如西漢以高祖稱太祖。孝文稱太宗。孝武稱世宗。東漢以光武稱世祖。孝明稱顯宗。孝章稱肅宗。皆定之爲百世不祧之名。而餘俱無之。自李唐變制。祇以開代一君名之爲祖。而其餘俱名以宗。此是何故。蓋以爲祖宗二字。肇于祭法。祭法重宗。宗則必以天子之身當之。與開代創

起以功立號者不同。故創起之君，諸侯士庶與夫匹夫而興者，皆可稱祖。而宗必身為帝者，是以祭法三代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則祖與宗皆帝也。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則祖皆非帝，而宗則必帝。誠以三代宗法，君即是宗，除一祖之外，餘皆爲宗。不惟前君爲今君之宗，而今君卽後君之宗，是以身稱宗。前後君皆稱宗，而君宗之外，則伯叔兄弟、幼子童孫，皆不得與君爲宗，而別立一宗以分之。所以君之嫡弟，無嫡則長庶弟，分爲大宗，而君之庶弟，與大宗之子之支庶弟，又分爲小宗，而必不敢與人君之一宗相爲族屬。蓋君無其宗，宗無其稱，一君一宗。若是其嚴且重也。今與獻者，憲宗子也。天子之子必爲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是天子之祖，非其祖也。天子之子，必爲別子，別子不以親親君，別子爲祖，而繼別爲宗，是天子之宗，非其宗也。夫以成湯之元子太甲之嚴父，未立爲君，則雖以成湯之慈，太甲之孝，而太甲稱君，太丁不稱君，太甲稱宗，太丁不稱宗，與獻雖爲天子父，而身非元子，世宗雖入繼天子，而身非元孫，其與太丁、太甲猶稍有間，則亦何道而可以妄稱爲宗，以云經書則此非經書，以云典禮則此非典禮。夫廟制宗法，原爲千聖百王莫大之典，古聖有其禮，前王有其事，卽降至漢、唐，猶且一君一宗，恪守不亂。月令祈來年于天宗，則日月星辰在地者不得而入之。禹貢江漢朝宗于海，則海爲澤宗，他水不得而預之。文王世子，太師詔之于塾宗，則春誦夏絃，雖典書執禮，皆不得而妄干之。何則？宗在故也。至若明堂饗帝，則正是宗法。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而國語云：祖文王而宗武王，皆指祖宗配帝而言。是以郊錄郊稷，唯配一祖，而此則合祖宗而並配之。其所云祖，卽開代之有功者，而所云宗，卽繼之爲天子者。故

一祖一宗。一諸侯一天子。皆得以配上帝。今興獻身非天子。則已非宗。然雖爲王爲天子父。而非開代之君。則又非祖。非宗則不得與武王比。而非祖則又與文王之追王者大相懸遠。以此配帝。不惟無以處列宗。將置太祖太宗于何地。此則三代典禮與六經四書之俱不停當者。謂予不信。則請就予言而再繙閱之餘說見前。

附或問稱宗配天。直關宗法。然總重帝耳。旣稱帝。何不可稱宗。曰。此猶春秋未成君而死者可稱君。然不可稱公。如晉里克弑其君卓。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其稱君以當爲君也。然不稱公。以實未成君也。定陶恭皇帝子貴稱帝。然實未帝也。可曰孝恭皇帝乎。

問。不王不入廟。恐其亂昭穆也。今同堂異室。則第增一室于昭穆無礙也。何以不得入廟耶。曰。室猶廟也。同堂異室。創于漢代。然其制倍嚴。不特不爲君者不入。卽未成者亦不入。蔡邕曰。往見孝殤。孝冲。孝質。皇帝以幼弱在位未踰年。不列于廟。使太尉司徒分祀三陵。夫孝殤。孝冲。皆爲帝子。祇孝質是支庶入繼如世宗者。然總以不成君。卽不得入廟。而祀于陵寢。是支庶入繼。本身且然。況支庶入繼之父耶。

問。古王不盡稱宗。漢惟孝文。孝武皆稱宗。其後或宗或否。故靈帝崩時。董卓。蔡邕皆以爲不宜宗。今謂凡帝皆宗。何與。曰。先王皆祖宗。後但加諡以別之。其不稱宗與皆稱宗而以諡法爲優劣。總一例也。不觀建武議六宗乎。秀才張髦謂宗卽祖考也。六宗卽三昭三穆六廟是也。然則凡帝皆宗矣。又漢稱入繼大統謂之繼大宗。宗統也。則何帝非宗統乎。

問。袁宏後紀載光武繼元帝後。不載追尊南頓事。恐有異義否。曰。後紀頗略。並無異義。況南頓追尊事。在本代皆據爲掌故。如安帝尊清河王爲孝德皇。名其陵曰甘陵。史臣以爲比光武章陵之稱。章陵者。南頓陵也。其後桓靈追尊。凡稱皇立廟建陵邑。皆一倣南頓例。故曰。不追尊南頓。真千古冤語耳。

問。光武既繼成哀平。而大司徒戴涉又謂兄弟以下。令有司奉祠。兄弟者。成帝以後也。豈祖禰不躬祭乎。曰。成帝稱兄弟。便是非禮。殊不知此兄弟以下。皆先皇也。祖禰先皇。豈有不躬祭之理。俗儒但知世次。而不知廟次。故兩漢以後。率泥于伯叔兄弟恆稱。並昧此制。幸此時無廟。宣元在洛陽。成哀平在長安。可藉口侍祠耳。若總列七廟。其能于廟中有祭不祭乎。

問。邵太后雖憲宗之妃。然興國母也。居興邸有年。一旦入宮而崩。而遽持之以重服。不亦過乎。曰。使其終于興邸也。抑又何言。惟一旦入宮而崩。則其禮有大異者。吾姑以已事言之。晉安帝崇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卽帝父武帝之所生母也。尙書僕射何澄及祠部郎中徐廣等議。皆引春秋魯宣服成風。及漢景服薄后爲辭。謂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爾時惟太常殷茂斷以當期。而徐野人與車胤復爭之。于是安帝服齋衰三年。百僚並服期。于西堂設菹廔。神武門施凶門柏歷。其已事如此。

問。漢文。晉武。原爲天子。故景帝。安帝得遂服。今興獻未爲帝。稍不同否。曰。興獻與漢文。晉武不同。而世宗與景帝。安帝不得異也。正惟興獻不傳重。而世宗傳重。故須持重服。今俗稱承重是也。且不讀儀禮乎。喪服傳不杖期章。有臣爲君父母之父母服期之文。夫君不應有父母也。君有父母。必其未爲帝者也。君父

辨定嘉靖大禮議二

未爲帝。其服君父母之父母。亦君服三年。而臣服期。何異之有。





昏 禮 辨 正

毛 奇 齡 纂

昏禮辨正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昏禮辨正目錄

總論

納采納吉問名

請期

婦至

廟見

行媒

納徵

親迎

婦見

婿見

# 昏禮辨正

清 毛奇齡寫

幼時觀鄰人娶婦。婦至不謁廟。不拜舅姑。牽婦入于房。合巹而就枕席焉。歸而疑之曰。此非野合乎。若然則娶與奔何擇焉。以問塾師。塾師曰。孺子焉知禮。禮不云乎。不成婦者不廟見。夫不先成婦。而謂可以見舅姑入祖廟。未之前聞。予曰。婦必寢而後成乎。塾師不能答。會先仲氏從郡歸。急舉似之。仲氏愀然曰。斯禮之不明于今五百年矣。禮無不謁廟者。娶則告迎。入則謁至。曲禮曰。齋戒以告鬼神。此告迎也。左傳曰。夫人姜氏入。此謁至也。是故楚公子圍娶于鄭。有曰。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辭以告迎。而鄭公子忽娶于陳。歸不謁至。則陳鍼子譏之曰。先配而後祖。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何以能育。則是婦至之夕。必入而告謁。謂之謁廟。亦謂之朝廟。苟不告迎。是爲蒙先君。蒙者欺也。不謁至。是謂誣祖。誣者詐而不實也。欺與詐。卽已爲夫婦。而同于不爲。故曰。是不爲夫婦。則是不謁祖者不成婦。而反曰不成婦。則不謁祖。是明與其書而倒讀之也。且婦非薦寢而後成也。女之稱婦。在納采時已定之。而納徵則竟成其名。故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室者。婦人之稱。而納徵則曰。徵者成也。至是而夫婦可以成也。是以公羊傳曰。女在家稱女。在塗稱婦。則在家時雖成婦。然名而不稱。及出門而卽稱之。故往娶稱逆婦。既至稱婦入。春秋

書法明明可稽。未聞曰。娶後三日而後婦身以成也。且夫廟見者。非謁見之見。成婦者。非夫婦之婦也。禮以爲婦至之夕。舅姑在堂。則舅姑爲主人。迎而拜之。謂之拜舅姑。而然後帥以謁廟。則此時之拜。賓主之拜也。猶之壻之拜親迎。雖舅壻交拜。而仍不謂之壻見。是以次日質明。則上堂而行婦見之禮。謂之成婦。昏禮所云成婦禮者是也。脫或不幸而舅姑已亡。則迎婦謁廟。以長者爲主。而上堂之見。質明無有必待祭而後行之。而祭必以時。一時三月。則感物悽愴。于是入廟而修婦見之禮。謂之廟見。曾子問所云。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者。誠以入廟見婦。不幸之事。故同一成婦。而婦見稱禮。廟見稱義。以爲婦見則棗栗暇脩。成子婦之儀。廟見則僅扱地奠菜。而特豚盥饋。不能再舉。但以意行之。而儀節未備。故不曰禮。而曰義。亦曰義在所殺耳。然且夫婦之稱。成于納徵。而子婦之稱。必俟廟見始成之。重子婦而輕夫婦。假未廟見而婦死。則雖爲夫婦三月。而不移于祖。不祔于皇姑。歸葬于女氏之黨。曰未成婦也。則是久薦枕席。仍未成婦。而必成之於扱地一奠之後。晉江應元所云。貴其成婦。不貴其成妻者。蓋婦妻之辨。其爲重婦而輕妻。成在婦而不在妻。斷斷如此。自世不讀書。不識三禮。不深辨夫子春秋。祇以宋學爲指歸。而宋人著書。一往多誤。伊川程氏有三日廟見之語。而朱元晦作家禮。卽承其誤。而著爲禮文曰。三日廟見。主人以婦見于祠堂。且曰。入門而不見舅姑。三日而始廟見者。以未成婦也。夫以曾子所問。夫子所言。三月而廟見成婦之義。明明正文。而乃曰三日廟見。不成婦不廟見。以三月爲三日。以廟見爲見廟。以子婦而爲夫婦。以死舅姑爲生舅姑。以不廟見不成婦爲不成婦不廟見。以致五百年來。自宋。元至于今。自流沙至于日

出彼我夢夢。同入酒國。舉生倫大事。男女百年一大嘉會。而草草野合。涉于無賴。至請召賓客。往來簡帖。不曰三日廟見。則曰兒媳某日行廟見禮。抑又以凶喪不吉之辭。公然行之。嗟乎。先王先聖安在耶。予時聞其言。始而驚。既而悟。又既而憤然不平。以爲禮教衰息。安得日發仲氏言。而一一正之。乃驟丁鼎革。流離道路者。越數十年。每就人質難。而不得要領。暨歸休而仲氏逝矣。予嘗考宋學。推其所誤。大抵北宋宗周禮。而王氏誤之。南宋宗儀禮。而朱氏又誤之。荆公以周禮爲周公之書。而文公亦卽以儀禮爲周公所著。夫周公著書。亦復何據。獨不曰有夫子之春秋在乎。晉韓宣子聘于魯。觀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春秋何與于周禮。而善觀禮者。卽于春秋而得之。誠以先王無禮書。其所言禮。每散見之六籍之間。而春秋所書。較于周制爲尤切。故予傳春秋。直以禮事文義立爲四例。而以禮爲首。以爲春秋是非。固有周一代典禮所取正也。乃不通者目之爲春秋之禮。夫先配後祖。春秋之禮也。而知禮者譏之。則不祖者春秋之禮。祖卽非春秋之禮。而周之禮也。丁丑婦至。戊寅朝廟。春秋之禮也。夫子特貶而正之。則越日朝廟者。春秋之禮。至日卽朝廟。此非春秋之禮。而周之禮也。夫禮記者。夫子之後之書也。周禮儀禮。雖或爲周時所著。然並非春秋以前夫子經見之書也。況儀禮闕落。舉無全禮。以儀禮無天子諸侯之禮。而謂天子諸侯必無禮。定非通人。以士昏禮無行媒朝廟之文。而謂昏禮無媒妁。昏禮不朝廟。是爲妄士。惜予本無學。而仲氏又逝。全禮不明。將以俟後之有學者。因先錄昏禮一節。記其所聞于仲氏之所言者。以就正有道。名曰辨正。嗟乎。世豈無知禮者矣。

【行媒】詩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說文·媒、謀也。謀合二姓也。妁者斟酌二姓之稱。

曲禮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必先行媒而後可問名。

坊

記男女無媒不交。周禮地官有媒氏掌男女之判判者合也。合判曰判猶之治亂曰亂也。

又媒氏掌判妻入子。俗解判妻爲

出妻之再嫁者。非是。

離騷吾令鳩爲媒兮國策處女無媒老且不嫁。公羊傳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孟子不

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徐仲山傳是齋日記曰士昏禮以納采爲第一禮無行媒文則世無饗修未通而

可以行采擇禮者。此後世王者采宮婢法也。故曰昏禮多闕略此其一也。

【納采納吉問名】禮昏義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事謂之六禮采者採也謂採擇也問名請

其名也納吉者告卜吉也納徵謂婚姻已成徵者成也一曰徵聘也今稱納聘是也請期告迎期也親迎

者婿往迎也穀梁傳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

此稱四禮。

公羊傳註婚禮成于

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

此文稱五禮。

昏禮五六原無成數公羊稱五禮穀梁鑿定稱四者以

親逆非通接之禮而納采問名後不當又納吉也婚姻卜吉自當在行媒之後納采之前假使采擇既訖

女名已通曲禮所謂和知名者而然後命卜則萬一不吉其可以吾子貺命加卜不良致辭也乎且卜亦

何必告也穀梁說是也。

穀梁係傳本文若公羊傳注則何休引士昏禮爲言者故不同。

士昏禮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

禮使某也請納采則納采之前必有成言故有惠貺室某之詞先仲氏曰納采問名納吉作三禮不無太

數按士昏禮文原以納采問名爲一事祇一日一使故賓使納采授雁出復執雁入問名授雁如初禮則

一日一使也今人無問名而有納采則以納采兼問名豈有過乎周禮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

月日名焉。令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士昏禮問名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謂氏者母姓，爲何母所出者。曲禮：女子二十許嫁，笄而字。幼時稱名，至此稱字。朱氏謂許嫁曰字，非是。昏禮：女子許嫁，笄而禮之，稱字。公羊傳

婦人許嫁，字而笄之。雜記：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則笄與字又不必許嫁始稱矣。家語：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

女子十五而嫁，有適人之道。于此以往，則自昏矣。譙周曰：男自二十以至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

昏娶。王肅曰：周官三十娶，二十嫁，謂嫁娶之限不得過此也。左傳：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

而娶，庶人禮也。禮正義：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尙有兄伯也。考：則且在十五前矣，此皆無可考者。越語：女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此句淺

生聚之法，與禮不同。昏禮問名，必先問年月日，而後及于名。周官所謂媒氏先書年月日名是也。蓋年較

名爲尤重。男女伉儷，須先計年時，以辨長幼。其但稱問名而不及年月日者，舉一以該二也。且問名者，謂

生時三月所命之名。男女均有之。故周官云：男女自成名以上，曲禮曰：不相知名。今但問女名而不及男

者，以男名在納采時已先通之。如云：惠貺室某。某者，卽男名也。若儀禮問名之辭，有曰：敢請女爲誰氏。註

謂問女母所出之姓，則大謬不然。禮稱問名，未嘗稱問姓。卽曰以姓爲名，則女名父姓。如曰某姬某姜，未

聞以母姓稱名者。嘗疑大夫不娶三姓，士庶一妻，有何異姓而需問乎。此或天子諸侯之禮，而誤入于士

禮者。然天子諸侯娶嫡女，而以庶爲媵，則娶必適出。又何庸問。且天子與諸侯求后，其爲女適庶多寡，姓

氏皆后家自告之。故周靈王求后于齊，齊侯之對有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姜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婦

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而齊侯請繼室于晉，有曰：不腆先君之適。又曰：猶有先君之



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不待問也。乃展轉不明。則又爲之解曰。氏者字也。女幼命之名。及長而易之以字。與男子同。所云誰氏者。言何字也。則又不然。據公羊傳。許嫁稱字。則問名時未許嫁也。據家語。十五而嫁。而雜記云。女年二十。雖未嫁而亦得筭。則十五可嫁。而筭之與字。必待二十。又不必許嫁時。卽有字也。則問名非問氏。且非問字。尤斷斷者。若鄭康成謂問名有二。一是三日所命之名。一是長時所命名。如伯姬叔姬類。則仍兼字矣。名與字豈可混乎。古嫁女必卜。如陳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史蘇占之曰。不吉。類周禮。大卜卜大封。大祭祀。大遷。大師。大喪。而不及婚姻。又大夫不藏龜。士庶不立卜筮。秦漢以後。又並無官師卜氏。可以下逮民用者。卽趣命于神。亦屬私節。故不必告。然卜則何可闕也。

【納徵】禮註。徵者成也。納徵卽納幣也。昏至納幣成矣。曲禮。男女非受幣。不交不親。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八尺曰尋。五八四十尺爲一兩。則一兩四丈矣。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兩者合周禮。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天子加殺珪。諸侯加大璋。士昏禮。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玄纁。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儷皮。二鹿皮也。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孝經。鉤命決曰。五禮用雁。故自納采至親迎。皆奠雁。惟此禮無者。以雁本贄物。非禮物也。古主賓相見。皆有贄物。雁者大夫所執之贄也。昏禮有攝盛之例。凡所用禮。皆可越一等行之。故士禮用雁。得借大夫禮。謂之攝盛。亦謂之下達。士昏禮于納采儀。明云下達用雁。則意可知矣。今人不解雁是贄物。又不解下達字。竟認爲納昏禮物。以爲昏禮必用雁。或云。取不再偶之義。或云。取順陰陽往來之

義可笑甚矣。古相見有贄。今無贄矣。且士昏禮每行禮必用一士人爲之賓使。今但用媒氏而以家隸子弟將命以往。賓且無有贄將安用。且下達者士贄也。越級行事。不過一等。假使庶人皆用雁。則士可執圭璧用諸侯禮乎。何荒誕如此。春秋·莊公親如齊納幣·非禮也·納幣必遣使行之·親迎婚必奠雁。詩雖離鳴雁是也。但此亦是贄禮。

郊特牲。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鄭註。執贄者。即贄所奠雁是也。今已無贄。則不用雁何害焉。唐李涪刊誤·謂雁非時不至·或代以鶉·而宋人且欲刻木爲之·則昏贄不用死·故士廢一死之贄而攝用雁·今反用死乎·士昏禮納徵辭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儻

皮束帛。請以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此賓主相見之辭。非禮書也。後人用以入禮書。非是。然自宋至今多從之。

【告期】告字本穀·梁傳·詩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家語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于此。荀子·霜降迎女·冰泮殺內·語同·周禮媒氏。中春之月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以爲冬月不娶。則入春而已。踰時也。若

男女無家室。鰥寡不能自存。則又不待中春而遽使合之。詩註東門之楊曰。不待秋冬。鄭氏曰。女春盛而不嫁。至夏則已衰矣。召南迨其謂之。謂者謂告期也。易歸妹愆期。謂互卦坎離日月相違錯也。士昏禮。賓入先請期而後告期。則期定自婿家。豈當向女氏請也。告則可該請矣。若白虎通義曰。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則直女氏爲政矣。可乎。

【親迎】詩親迎于渭。大雅韓侯迎之于蹶之里。春秋天子不親迎。使公卿迎之。祭公逆王后于紀。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是也。諸侯則親迎。然或有故若疾病。及越境未便。則遣大夫迎之。莊公如齊。逆女爲親迎。公



而去不送者。卽曰不送女。如白虎通所解曰耻之重去。然不曰有婿在乎。況春秋最重送禮。齊侯越境以

送女。雖屬踰禮。然未有不送至門者。孟子可據也。往以此質之先仲氏。先仲氏曰。凡說禮。若易。詩。書。春秋。無可據。當據論語。孟子論語。孟子無可據。然後據三禮。

以三禮皆孔。孟後書也。孔子定禮。贊易。刪詩。書。修春秋。凡易。詩。書。春秋四名。孔。孟習稱之。卽四經中之

文。孔。孟又習引之。卽春秋諸大夫及諸子百氏。亦皆習稱之引之。豈有儀禮。周禮爲周公所著書。而自周初至戰國。

並無一人舉其名引其文者。觀孔子雅言。但稱執禮。而不舉一名。春秋大夫但稱周禮盡在魯。而並不引士禮。周官經一

字。此可證也。孟子雖戰國文。然其所引禮。三經無有。祇天子一位章。王制襲孟子。孟子不襲王制。則不從孟子而從

士禮。非違。諸母辭在已門。送至婿門。郊特牲。男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

夫婦之義從此始也。昏義。婿出御婦車。而婿授綬。先俟乎門外。禮送女以卑送尊。不以尊送卑。故父母不親送。天

子則諸侯送之。諸侯則諸卿大夫送之。大夫則臣送之。士無臣。則家有司送之。謂僕隸子弟也。士禮有嬖婦人送者。則子弟之婦也。

春秋鄭忽如陳逆女。陳使陳鍼子送之。晉平公使韓須逆女。齊使陳無宇送之。古有送車之禮。女家自以

車送之。齊襄娶王姬。詩曰王姬之車是也。又有反馬之禮。送車至婿家。則婿家留其馬與車。俟三月行祭

而後留車而反其馬。齊高固以秋逆婦。而冬來反馬是也。鵲巢詩。百兩御之。御者迓也。此迎車也。百兩將

之。將者送也。此送車也。泉水詩。還車言邁。鄭註。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正送車也。詩有還車。春秋

有反馬。官闕家自當行此禮。故禮鄭註云。士妻之車。夫家供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氓詩。以爾

車來。以我賄遷。庶人安能送車乎。

【婦至】禮。婦至以昏爲期。韓奕。百兩彭彭。八鸞鏘鏘。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聽齋雜錄。婦至不用樂。然古有

之。關雎。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車。式歌且舞。皆是也。古有房中樂。工歌之。次間以簫籥。故懿氏卜婚筮辭。

有鳳凰于飛和鳴鏘鏘象簫籥之聲而郊特性反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夫昏儀用兩陰陽備也易陰陽咸感爲娶女之卦故蔡邕協和昏賦曰乾坤和其剛柔虞翻曰歸妹宴陰陽之儀未聞昏禮陰禮也況喪禮輟樂昏亦輟何也曾子問有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記借作夫子之言則不舉樂亦有解但止三日且非幽陰義耳春秋莊二十三年丹桓公楹二十四年刻桓公楨謂將娶姜氏先飾廟以俟朝廟也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朝至也莊二十四年丁丑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丁丑至而戊寅始朝廟故譏之也易歸妹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左傳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盍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刲羊者告至之祭也禮凡告用牲幣以少牢獻廟如告朔之用特羊故刲羊此告禮亦朝禮也承筐者用棗栗股脩以筭盛之筭有衣承而進之所謂薦舍也穀梁註薦進而舍置于前薦舍即承筐也魯桓公爲齊襄所之子以薦舍于前而舍置于前則朝禮也穀梁傳夫人姜氏入內弗受也何用不受以宗廟弗受也娶讐人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何以能育鄭衆禮註昏禮先祭祖謂之祖然後同牢而食謂之配鄭康成極宗儀禮至此無可解謂祖是祓道之祭夫祓道在迎前斯時鍼子尙未傳是齋日記曰昏喪祭皆有主人禮所極重古無無主而可以行禮者第喪有兩主一是死者之父一是死者之子也昏祭祇一主祭以子爲主謂之主祭昏以父爲主謂之主昏儀禮無主昏何也公羊傳昏禮不稱主人遠廉耻也註云婿有廉耻不當自言娶婦爲主人故必父主之無父母主之又無諸父兄師友主之禮天子諸侯無父母或別自命娶然與主昏不同曾子問昏禮有吉日如婿之父母死則婿于葬父母後必以婿之伯父致

命于女氏。以天子諸侯可自命。否則必攝主命也。何則。重主人也。春秋桓王娶王后于紀。以魯桓爲主人。禮。天子娶后。必以同姓諸侯爲之主昏。故祭公逆后。必從魯往。娶后還京。必從魯歸。主昏故也。是天子無父且然。况大夫士庶。父母見在。而婦至閔然。絕無主人。一男一女。任其獮合。可謂禮乎。張南士曰。婦至時。父母出迎。以賓禮見。不以婦禮見。故此日稱見婦。次日稱婦見。然凡迎婦入門。揖婦入廟。導婦入寢。皆主人事。一如親迎時。婦父之爲主人者。夫娶婦。婿家事也。婦家有祖有父母。而婿家反無之。著代之謂何。先仲氏曰。公羊傳。婚禮不稱主人。謂天子諸侯娶妻。定無父者。無父則婿不得稱主人。以昏無自主之禮也。今士有父爲主矣。而士禮所稱婿爲主人。何也。故士禮。婦至。主人揖婦以入。此主人婿父也。非婿也。婿迎婦家。婦父几筵于廟。而拜迎于門外。揖讓升堂。再拜奠雁。今婦至亦然。婿父拜迎于門外。姑迎于階。升堂再拜。行承筐禮。而婿則相之。此時舅姑在堂。彼此答拜。雖曰拜舅姑。然賓主禮也。惟賓主禮。次日復婦見。故及薦舍廟。則婿奠幣而宗祝相之。禮告必用幣。反而入廟。命祝史告至于前。此時婿與婦並拜。以告至朝廟。婿婦所共也。然此猶拜尊禮。非交拜禮也。交拜在合昏時。于是主人導之至寢門。而婿揖以入。向使婦至時。婿卽爲主人。則婿導婦行。與婦同升焉。能復分階東西作主客禮。誤矣。昏義。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昏而醑。孔疏。此婦至。至寢門。一特豚而分食之也。合昏。以一瓠分爲兩瓢。各執一片以爲醑也。昏禮。括義。同牢。饌用特豚魚腊而殺必全。以攝盛也。婦席在東。婿席在西。尊右也。對筵而坐。取齊一也。三飯三醑。終醑用盃。親有漸也。醑。婿拜而婦答。醑。婦拜而婿答。交拜之禮也。婿脫服于房。而媵受之。婦脫服于室。而御受之。男女交受之節也。婦至日卽成昏。或三日成昏。或三

月成昏。自唐虞至戰國。皆無明據。惟士禮合昏後。御衽婦席在西。媵衽良席也。良·夫在東。皆有枕北止。北也則當夕成昏。他書未見也。若三月成昏。則賈服禮註云。禮婦至不成昏。無問舅姑在否。必俟三月祭

祖廟後始配之。故春秋譏先配後祖為非禮。是也。又春秋季文子如宋致女。服虔註云。禮三月成昏。故二月伯姬歸宋。而四月致女。致成昏也。凡春秋致女必三月以此又禮正義引熊氏與鄭異義者曰。三月始成昏。故三月

未祖。祭祖未廟見。祭舅皆不成婦。死必歸女氏之黨。此皆謂三月始成昏者。若三日成昏。則魏晉以來有

拜時之婦。謂子婦也。有三日之婦。謂夫婦也。張華曰。拜時之婦。盡孝于舅姑。三日之婦。成吉于夫妻。江應

元曰。禮三月廟見。然後成婦。未廟見之婦。死則反葬。以此推之。貴其成婦。不貴其成妻。此則謂三日成昏

者。然則當夕薦寢。急急匹配。不見舅姑。并不告祖廟。此皆南宋儒人誤遵士禮所至。而且成昏之後。又誤

以盥饋之見。稱為廟見。吉凶溷舉。昏喪無別。嗟乎。何以有此。今杭俗以次日成昏。頗有廉恥。然陋儒必謂之。因

某口廟見。問之則爭曰。此家禮也。哀哉。

【婦見】昏義。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助禮見婦于舅姑。執筭。棗栗。服脩。士禮。棗栗獻舅。服脩獻姑。以見。此一節名

贊禮。舅姑以禮婦祭禮。成婦禮也。成子婦之禮。此二節名。禮婦。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此三節名。德饋。厥明。舅姑共贊

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變畢告以著代也。此四節名。變婦。士禮雜記。婦執筭見舅。拜

奠于席。舅答拜。婦還。又拜。其見姑。無又拜禮。鄭註云。婦人與男子為禮。則俠拜。俠拜。又拜也。郊特牲。明日

婦盥饋。舅姑卒食。餼餘。私之也。舅食婦亦餼。士禮。夫之御餼。姑饌。婦之媵餼。舅饌。謂之餼錯。士禮。舅姑禮。婦與

舅姑。卒食餼餘。私之也。舅食婦亦餼。士禮。夫之御餼。姑饌。婦之媵餼。舅饌。謂之餼錯。士禮。舅姑禮。婦與

饗婦。皆婦至之次日。一日行事。昏義。次日醴婦。又次日饗婦。則三日矣。各不同。今俗三日宴婦。本此。士禮雜記。婦見

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此言婦見時。夫之兄弟姊妹皆于是時見。惟見諸父則各就其寢而見之。不使便

也。來見。春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此即見諸宗之禮。但此以朝廟後見之。與士庶在婦見時不同。

士禮。饗婦後有舅饗送者。僕隸子弟。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僕隸子弟之妻。即今女送也。酬以束錦。若異

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謂姑兼贈男送者。傅是齋日記。納幣無過一束帛。今饗從人而反酬以四束錦。何不倫也。

東帛五兩。是十端帛。合二十丈。四束錦則束錦五兩。爲四十端。錦合八十丈矣。況帛與錦復貴賤相去耶。

【廟見】昏禮。舅姑既沒。婦入三月乃奠菜。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士禮。祝告某氏來婦。擇日而祭于廟。非祭

疏。謂即奠菜。非也。成婦之義也。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白虎通義曰。舅姑既沒。婦

入三月奠菜于廟。以三月一時。物有成者故也。士禮雜記。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此言雜祭也。祭行者行祭

也。謂舅在無姑。或舅沒姑老。則可隨夫助祭矣。故曰祭行。此亦明三月始廟見之意。後漢魏晉以來。有拜時之婦。即三

月廟見也。張華曰。拜時之婦。盡孝于舅姑。三日之婦。成吉于夫妻。禮正義。廟見有二。庾氏云。舅姑有偏存

者。則厥明但見其存者。以行盥饋之禮。至三月。更不須廟見亡者。崔氏云。厥明盥饋存者。三月又廟見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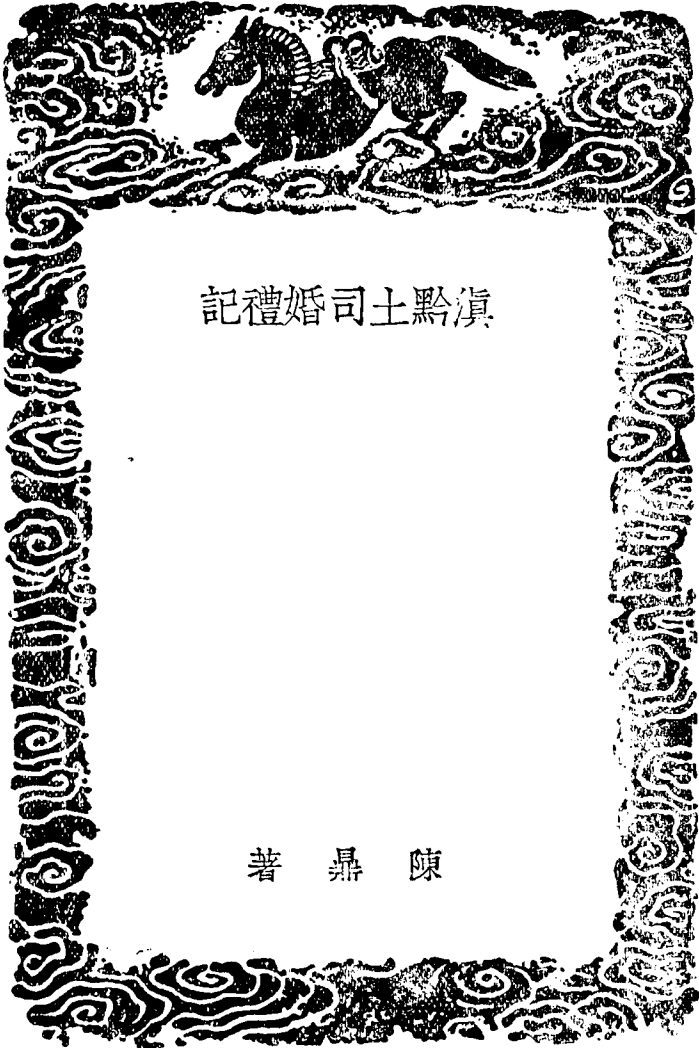
者。

【婿見】士禮雜記。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謂見女父母也。亦如婦見醴以一獻之禮。無幣。

予輯是禮成。餘杭孫大白見過。舉此相示。大白曰。杜甫新昏別云。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章。此非先成



昏而後婦見耶。曰：先成昏而後婦見。三代皆然。何止杜詩。予前所云成昏有三。當夕成昏則昏明婦見。三日成昏則四日婦見。三月成昏則三月之後婦見。廟見無不先成昏而後婦見者。特婦車初至。舅爲主人。出迎于門外。姑迎于階。則必先見舅姑。登堂交拜。行賓主之禮。然後舅姑率之以告祭成昏。則是婦至之日。必先見舅姑而後成昏。至之明日。則成昏而後婦見。次序秩然。今不見舅姑而先成昏。則無禮之極。豈可訓乎。若甫詩所云。則似唐人亦三日成昏者。其云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言暮雖合。未成寢也。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章。言此身未破難婦見也。明是三日成昏。晉唐通例。不然。豈有暮已成昏而身猶未分明者。此可悟矣。



滇黔土司婚禮記

陳鼎 著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 序

余方十歲。卽從先季父宦滇。甫一載而季父歿。伯兄病。未隨任。去家萬里。舉目無親。寄旅曲川西郭。漢壽亭侯祠中。一歲之間。親戚僮僕。老幼男女。死者四十餘人。櫬柩壘壘。環列兩廡。慘目傷心。莫可名狀。僅存庶季母錢。庶母兄伯可先生夫婦三人。及受業師梁溪華龍友先生。二幼婢。一小童。一老僕。一老嫗。八口之家。旅食維艱。滇黔薪粒價低。而鹽值最昂。石值白金一斤。終歲咽淡。庶季母日夜窮鍼刺以給。不足也。時伯可先生無可如何。乃請余庶季母變簪珥爲費。走閩粵販烟。時國家初定東南。文武軍民。俱盛吸烟。由是家稍給。而華業師又捐館矣。伯可先生工書法。能詩。又善鼓琴。孺人嚴氏善繪事。能吹簫。雖在窮餓中。夫婦常鼓琴吹簫以自慰。并以慰余母子。旣而伯可先生貨烟土司。遇龍宣慰長官。立談投合。留爲西席。課諸郎書法。餽白金百金。粟百石。由是家人得具衣履而不淡食。未幾。嚴孺人又歿。遺女方九齡。悲哀無已。庶母憐之。教之讀書寫字。以移其愁。遂通列女諸書大義。余自華業師沒後。無可師者。卽受書於庶母。年十四。通制藝。適奉詔改八股爲論策。遐方人不知經書論體。皆訝之。或有言陳氏孺子能文。文甚可觀。於是靖川遠近諸老儒。龐眉皓髮者。垂二百人。皆來執贄門下。歲可得修脯粟二百石。遂成素封家矣。伯可先生旣館土司。又有婚姻之好。憐余母子遙絕。言於東道主。徙入宣慰。父子咸愛余能文。立試七藝。皆中。遂以嫡長女許字焉。滇之東土司稱文物者。以龍氏爲最。蓋其先於周爲漢上諸姬也。其

族通漢書漢語者十九。而一秉周制。翩然風雅。浸浸乎禮樂之鄉矣。余年十六。卽僥倖於滇。原名太夏。字禹鼎。因官甌削籍。乃以字行。而就軍功者也。十七。自京師還。畢龍氏姻。十八。舉長子嘉謨。妾蘭。衍舉次子嘉誥。十九。舉三子嘉謀。明年。余羈春明。歲暮還。而內子以產得疾。於夏初先歿矣。內子名繼桓。字又少。幼余三歲。垂髫通夔文。善熨書。工寫花卉翎毛山水。通漢語。奉姑甚孝。待妾媵甚慈。平生無疾言遽色。不輕笑語。嘗默坐終日。與之相對。如坐冰雪窖中。結襜後。日從姑講習論。孟女孝經諸書。日再過。輒能黯誦。期年。通大義。可捉筆行文。學衛夫人及二王書法。半載而粗得其槩。惜乎十七而卽不祿也。余年二十一冬。庶母命續錢氏名潔。字瑜素。海虞顧山鄉人。伯可先生長女也。少余四歲。知書能詩。尤善長短句。性婉淑。前婦在時。與之最相愛。每余出遊。卽同起居。長枕大被。相擁而臥。如同懷姊姊。及前婦永訣時。告之父母。以服飾珍玩。罄室與之。曰。願二老視如己出。兒卽瞑矣。及歿。錢氏悲哀甚切。內父母因其事。余庶母孝待其女真。亦深愛之。卽爲己女。以歸余。奩贈數倍於所產。明年冬。舉四子嘉猷。余復入燕。次年。以遊秦。故未及反滇。而逆變矣。遂自京師從大將軍南征。越二年入關。筮仕永川。未幾。以誑誤除名。遂從事制幕者五載。及滇。黔大定。余還而錢歿已十歲矣。問左右。皆曰。因亂離故。與君南北阻絕。以憂忿涕泣而死。噫。是余負之深矣。一婢葉珠。乃繼婦教成者。亦善畫。諳九章算法。能推步日月蝕。毫黍不爽。予方藉以爲解憂。期年。產一女。得血疾。未半歲而死。繼而家慈母亦歿。哀哉。何子生之不辰至此也耶。婢死後。搜其篋。得錢氏青螺稿。并余曩所記峒中風土一冊。四子皆請付梓。或者母氏藉此其久遠乎。然而奔走四方。未遑及也。

吁。又二十矣。今春。四子自滇於郵筒中。以稿寄余。翻繹間。不禁感慨係之矣。因歷敘其艱難顛末。爲之弁而授之工云。暨陽鐵肩道人書於新安旅舍。

# 滇黔土司婚禮記

清 江陰陳 鼎定九著

滇黔龍土司本蠻氏也。於周爲漢上諸姬。左氏傳所載羅人蠻人是也。楚滅宋、蔡、羅、蠻四國。俘其宗室。放之南徼。遂成苗彝。今滇黔之間。有宋家、蔡家、羅家、龍家之苗。卽其裔也。四家之冠裳服飾。冠婚喪祭。一秉周禮。以十一月建子爲歲首。婚姻重媒妁。備六禮然後成。蠻氏於三國時。伯仲從諸葛武侯。平南蠻有功。兄王於滇東。爲龍氏。弟王於滇南。爲鳳氏。一去鳥爲龍。一增几爲鳳。世爲諸苗之長。蓋與黔西安氏、火濟同受爵於蜀漢者也。故至今第宅仍王家規模焉。四家世爲姻好。嫁嫡長女爲嫡長婦。必一媵八人。古諸侯一娶九女之遺意也。然所媵或養同姓。或選良家。或庶產嫡女。則不能矣。中國士大夫嫡長子娶四家。長官嫡長女亦然。王臣加於諸侯也。常人則否。長官女亦靳與常人。其宗族則勿論矣。余幼以文字見知於宣慰父子。以嫡長女許字。問名拜允。納采下聘。以及親迎奠鴈。一遵周禮。余飄流異域。一貧如洗。安能備禮。皆內父母資之而後行也。內父母以余爲士也。不可以孽門圭竇。而成大禮。乃爲治第於宣慰府西之里許。卽蜀漢阜東柘察第故址也。柘察者苗語也。峒主呼壻爲柘察。呼女爲以納。卽漢語郡馬郡主之稱也。龍氏旣封王。其壻阜東時拜司隸副尉。會列第於此。時以材武從武侯入蜀。官侍中。舉家遷焉。第遂廢。故卽其址而堂構也。四旁瓦草房數千楹。皆其族屬及僮僕所居。俱刀耕火種爲業。其浴淳龐。大有三

代遣風馬，第輕殺重姦罪，犯者男女皆斬，卽親子弟毋赦。其所屬部落，有作好犯科，斃盡劫殺漢人者，長官卽率衆掩而斬之，俘其子女以歸。若申請上司，動輒累歲月，彼奸苗卽擁衆叛，不可制矣。蓋不可治以鞭朴之刑，而威以斬殺之辟，庶乎得以久安長治也。所治第凡三十層，中十層，層各五楹，有頭門、儀門、大堂、二堂、三堂，皆平屋。其後卽書樓、妝樓、藏樓、繡樓、護樓，層各有廂。廂各二楹，三堂之後，左右各五層，皆樓。樓各三楹，廂各二楹，左右各分貯四媵，媵各侍女四人。老嫗一人，虛左後一層爲內廁，右後一層爲內庖。三堂之前，左右亦各五層，層三楹，廂二楹，皆平屋。左則二層爲外庖，庖前兩層居僮僕，一層象驃馬。右則二層爲外書房，以待賓客。前兩層居僮僕，一層奉香火。蓋室西南隅，奧是也。三堂之外，卽宅門，常扃。鑰匙交宣慰府，欲啓發，牌付司閤者馳取之。旁闢一竇，深咫有半，置轆轤，所以進飲食者也。左右有巷，中絕別內外，內置銅缸，可容十石，以剝竹穿牆，引山澗水注之。分流各院，以應用護。樓後有隙地，可五六畝，半種箐鑿池，畜水，以供澆灌。半爲曬曝地，周以大石牆，高數仞，牆外丈餘，卽巉巖峭壁，轟漢高山矣。其材木皆采於海南，大都鐵梨、檀栢之屬。地墁鉛磚，夏不發潮，冬不作冷，屋成費不貲矣。蓋土司於前朝盛時，多產五金珍寶，最稱豐富，所謂時逢至治，天不吝瑞，地不靳寶也。及其季年，諸貨絕產，而民困矣。余值其已衰，猶得叨其餘光，況全盛乎。去其居三十里，過峻嶺，卽有水道，可達南海。通交趾、西南諸國，故所用器皿，多紫檀、花梨、焚皆沉速安息之類。女子尙短衣，衣齊腰長裙，裙百折或二百折。富者穿五重，貧者亦兩三重。男子亦然，其衷衣及襯，冬夏皆紵。處女夜臥，不脫不沐。臨嫁方沐，旣嫁日一沐，沐畢塗以蘇合油。貧者塗



以羊膏。故磨如凝脂也。其裏衣與褌相接。皆聯金扣以百數。褌口與羅襪相接。亦密以扣。扣皆圓而扁者。貧家以鉛錫爲之。合卷之夕始解。既定情。復起穿如故。生子然後去。惟仲家。牯羊苗、黃毛拷、白猓、猓、黑猓、五種苗。以跳月爲婚者。皆不褌。跳月爲婚者。元夕立標於野。大會男女。男吹簫笙於前。女振金鐸於後。盤旋跳舞。各有行列。謳歌互答。有洽於心。卽奔之。越日送歸母家。然後造媒妁。請聘價焉。旣成。則男就於女。必生子然後歸夫家。周禮暮春之月。大會男女。過時者。奔之勿禁。不及時者。勿許。今此五苗。無論過時與不及時者。皆奔。殆其流弊歟。長官家女有縛足者。民間多不縛。便於工作也。其縛也。甚易。山中有草。曰威靈仙者。取其根。汁煎濯之。不數日而步步金蓮矣。苗種類甚多。而習俗各異。婚禮亦不同。惟宋蔡羅龍、鳳四姓得其正。其條節甚繁。不用樂。三月廟見。方作樂。大會親戚。新郎君見長者。用斑竹筥。雉羽扇爲贊。長者贈以硃砂石、青牛馬、犬豕。新婦見尊者。用棗、棗、棗、松爲贊。尊者贈以峒巾、苗錦、金寶簪耳。此四姓五家古例也。余娶時。難行漢禮。用樂器兼苗中銅鼓。親迎。絳紗燈百對。竹炬百燎。火爆以千計。綵輿藍蓋。用先人儀仗爲前導。羊一牛一豕一犬一。皆塗以彩。酒二甕。錢百緡。犒司閹。其執事人皆役所屬諸苗。抵府奏樂者七。發炮者七。開門。外舅公服趨立階。爾雅。庭之父爲外舅。揖塔及僮相入。僮相皆庠中知名士。閑於禮者也。具巾衫頂帶以從事。塔與相者從右入。再拜堂下。相者引塔升堂。布席南向。請外舅坐。外舅辭焉。塔八拜。外舅受四答。四塔下堂。奉雁幣。陳上奠之。再拜畢。塔與相者東向坐。外舅北向坐。進桂子湯者三。鞠躬者六。相者引塔入後堂。發炮者三。奏樂。垂簾。相者凡三。誦詞請外姑。爾雅。妻之母爲外姑。少頃。外姑率媵出坐。簾

內壻八拜於簾外。亦受四答。四卽命坐簾外。進梅花湯者三。飲畢。簾內一緋衣老媪出。以軟紅羅丈許束壻腰。牽入簾內。相者不得入。外姑引入三堂。再拜訖。及遍拜諸媵母。母皆跪答。引之南向坐。外姑西向坐。諸媵母皆退。外姑一等坐。進玫瑰湯者三。畢。又進棗栗蓮子湯者三。每進湯。必再鞠躬。畢。起。再拜謝。外姑出贈金玉盃各一對。金象箸廿雙。金銀鎮紙。彷彿圈各一對。金二條。銀二錠。命緋衣媪送出大堂。坐席演劇。飲三爵。徹席更衣。上攢盤。又飲三爵。起。復衣公服。相者引至堂下。再拜謝。外舅乃出。緞紗綾羅各十二束。黃金十二錠。玉碗二隻。古爐二座。爲贈。壻再拜謝。引壻從後堂歷三堂。由書樓至妝樓。凡門相者必唱禮。再拜。謂之拜門。將見其女。故重其門而勞壻也。吁。有苗氏可謂愚矣。夫拜門。豈見門而拜之謂耶。門何知而拜之乎。相者出。外舅引壻見外姑。又兩揖兩拜。諸媵母亦兩揖兩拜。乃引壻中堂北向立。奏苗女樂。數十小婢。衣緋擊諸葛銅鼓。震天。盤旋環遶於庭中。謳苗歌。抑揚宛轉。如鶯啼芳樹焉。俄而衣緋媪以朱絲一縷。繫壻左臂。引絲入室。繫女右臂。牽出。女以錦蒙首。與壻並立。拜其祖宗神位。凡八拜。畢。夫婦交拜。次拜外舅姑。凡八拜。命坐。外舅姑北向。諸媵母皆侍立。壻與女東向並坐。緋衣媪揭女繡蓋。以面示壻。諸媵母俱作苗語。嘖嘖頌女。若曰。吾女不辱壻也。送粉團湯同牢。壻與女皆侍女。引匙進食。畢。外舅引壻出。女送壻出。妝樓。至書樓中堂止。緋衣媪解壻左臂絲。引女還。緋衣媪者。女僕相也。已而呼相者入。更苗錦衣。舞蹈擊銅鼓。謳苗詞。請新人登車。引車入。舉家涕泣以送。媵母擁女登車。諸媵女皆涕泣就車。內擊銅鼓。吹蘆笙送之。樂奏天鵝聲。外發炮開中門。外舅送壻至堂下。鞠躬者三。上馬奏樂馳歸。第少頃。轎車至。諸

女親於大門外設香案焚楮帛送家神畢。迎入書樓。相者誦詞三請新婦。緋衣媪持鑰啓門。引新婦右臂。朱絲付新郎君。牽新婦下車。侍女扶諸媵出。共簇新婦歸臥房。相者立中堂唱禮。夫婦交拜。諸媵皆隨。新婦後行禮。不坐牀。席地而坐。飲交盃。諸媵皆鴈行列坐。新郎君新婦各一飲。捱遞諸媵飲畢。相者擊銅鼓。歌喜詞。撒紅豆爲祝。多男奏樂畢。相者請新郎君安諸媵室。乃與諸媵皆出。緋衣媪卽合房門爲新婦更衣履。進香湯。凡三沐焉。相者引新郎君先從右奏樂安室。其俗尙右。故先右。侍女扶媵者參新郎君。新郎君坐受二拜。答二拜。老媪進媵者酒。手奉新郎君飲半。媵者接跪飲畢。起。鞠躬者四。侍女扶入幃中。相者復引新郎君安第二室。亦如之。西四畢。至東四。俱如右。相者引新郎君還正室。更衣畢。相者出。新婦出迎。鞠躬者四。新郎君答以四揖。相攜入繡幃。諸媵者新沐畢。更衣俱來幃中。亦鞠躬者四。新郎君新婦答禮畢。告辭各歸房訖。雞初鳴。諸媵俱櫛沐至新房。遞茶道喜。候新婦妝畢。偕新郎君於姑寢門外。遞茶。姑受茶不接見。令婢辭焉。新郎君新婦率諸媵於寢門外再拜而退。新郎君卽公服策馬。詣外舅府謝。先於大堂拜外舅畢。入後堂拜外姑。留飲。陪者皆其娣姒姑姊之屬。以百數。俱各再拜。飲畢歸。日暮。新郎君新婦率諸媵遞酒核。姑亦辭焉。如前行禮而反。如是者五日。第六日。張樂設席於後堂。新郎君新婦先拜天地。次祠家神。次祀竈。次拜姑。次女親。次小姑。諸媵者俱隨。新婦後行禮。南向一席坐。新婦。東向八席坐。媵者。西向四席坐。諸女親。西北向一席。則姑小姑主焉。姑遞杯箸。新婦跪辭。小姑代行禮畢。新婦跪遞姑杯箸。次女親。次小姑。飲三爵。徹席更衣。再飲三爵。新婦率媵下堂拜謝訖。隨姑入室。爲姑進幃帳衾枕。衣服首。

飾奉沃盥候姑寢。乃率諸媵退。自是每雞初鳴必起櫛沐。率諸媵至姑寢門。如未醒。卽默候。旣醒。卽呼內侍女啓門入。爲姑著衣履。櫛沐進早膳訖。乃退。中午亦率媵奉飯。每日以一媵侍其役。日暮爲姑滌溺器。整衾枕。候寢。然後退。日日如是。如疾病必令媪請假。俾諸媵奉事如前。三月請設三代祖宗神主。夫婦率媵謁焉。盛設酒筵。大堂會男。後堂會女。夫婦執贄遍拜長者。各受貽贈而成婦焉。余幼時膽最怯。常聞舅氏錢伯可先生曰。苗俗淫亂。惟蔡宋羅龍鳳五家風氣最正。卽親子弟姦僮僕婦女。必殺不宥。余悚然。於是每遇苗女豔者。皆不敢仰視。及僥倖後。入見座師大主考閻公。問曰。尊庚幾何矣。余對曰。十六歲。副主考沈公問曰。曾有姻事否。余卽頓面發赤。不能答一辭。同年友項汪蕙代答曰。想猶未爾。沈公曰。尙赧顏耶。閻公曰。如未聘。到京聯捷。吾爲子執柯。余益羞赧不能對。及合卺時。一由儉相主持。唱揖卽揖。唱拜卽拜。安諸媵室。以爲皆送親來之女。我有主道。故相者令我安之也。至於媵者奉酒。直以爲內家之人。敬我新郎君耳。自後日見其同婦事姑。稍稍悟其爲侍妾。又見其與婦同居。若非卑賤之流。見余輒侍立。並不敢抗坐。夫婦又言語不通。婦固識漢語。而不能講。雖解余言。而余不解其言也。故無可問處。竟不識其爲何等人。總由處於萬山之中。孤陋寡聞。別無交游。知心同輩。爲我談其風俗。又在家日少。總不解其語。止有一慈母之舅。又老成持重。亦難以褻語與甥言。家慈平日極嚴。又不敢問。亦難於啓齒。且家慈亦不解苗語。故無從以教余也。一表妹卽慈母舅所出。年雖幼。最聰穎。然以異姓故。見余輒匿影。踴踴涼涼。甚可悲也。且心又畏舅氏親子弟必殺之言。故平日見諸媵者。皆以賓客待之。不敢或狎也。初外姑月一

至三月之後。月兩三至。或四五至。至輒熟視女眉目。及培眉目。時與室老作密語。我又不解其所語何事。揣其意。若培與女未嘗定情者。又時時密問女。女輒融然面赤。俯首不答。固問。固不答。彼輒頓足而去。我見之。煩悶欲絕。家慈亦訝之。詰子故。予以不解對。家慈煩懣抑鬱。惟吁嗟而已。他日。又來密問女。見女不對。輒垂涕。女不得已。乃附其母耳語數語。彼輒翻然喜悅。撫子肩背者再而去。曩外姑數與室老密語。妹待家慈常陪從。盡聞之。時妹在苗中兩載餘。盡解苗語。知其所語。故及家慈見外姑。屢形不豫之色。心甚憂之。妹告母曰。毋憂也。無他事耳。我知之矣。又不告母所以然。蓋難於言也。而母憂疑益深。余益不安。及半載後。夫婦言語相通矣。我能解苗語。內子及諸媵妾皆學於家慈。略通漢書。能漢語矣。因問內子。曩者尊慈密語。頓足垂涕者何耶。內子告以故。果不出予所揣也。室老者。老年寡居有德之婦。亦龍氏宗人也。聘來掌一室之事。舉室聽其指揮。善熨文。室中舉動。皆登熨簿。以報內父母者也。爲人極端嚴。內子及諸媵。并侍女稍不合。輒罵詈。輕則揮掌。重則提以杖。見之無不膽落。忽一夕。外姑攜酒筵來。大張花燭於下房。盛設幃幔衾枕。令媵者蘭。彷彿嚴妝。出拜家慈。再拜余夫婦。及室老諸人。然後拜外姑。各奉酒三爵。畢。歸下房。日暮。外姑去。家慈亦入。內子攜雙燭。引余寢下房。余曰。何爲者。內子曰。寒門家教。凡女子適人。半載不孕。卽令媵妾入值。冀早生子。今妾空侍巾櫛六閱月矣。蘭姊長當首入侍。故家慈送花燭來耳。且男子結褵。敝鄉風俗。期一年舉子。不舉則嗣續艱矣。故家慈前者之皇皇爲妾之不娠也。予方悟。乃就下房寢。雞初鳴。室媪促媵者歸。內子亦起櫛沐。須臾。諸媵集。卽率往家慈處。遞茶萬福。奉姑櫛沐。早膳而退。促子

詣謝外姑。行再拜禮焉。自是間兩日。蘭必入值。至雞初鳴。卽去。詩所謂戴星而往還者是也。兩月蘭不孕。內母如前攜花燭酒筵來送甄姑入值。月餘。內子有孕。蘭與甄俱孕。孕者室老卽不令入值。且有厲禁。蓋苗中嬰兒最忌種痘。痘必死。百無一二生者。其氣又易沾染。卽壯夫染之。無不痘。痘無不死。常因一兒痘而禍延一鄉。竟絕噍類者。求其不痘。無如一受孕卽不與男子同處。則他日所產兒。決不痘矣。故大家有室老之設。專護其事。小戶其姑卽嚴護之。其孕也易識。今夕受胎。明晨婦眉間卽有一縷紅絲隱隱而現。大家婦人每早必參見室老。室老一見卽知曰。若有孕矣。毋與男子同處。立爲移置別室。夜必扃鑰。室老日夜隄防。至七閱月胎成。方解嚴。蓋關係非一人一家故也。外姑聞三婦皆有孕。大悅。以次備花燭酒筵。送媵者鄭重。琬香、薰雪、安節、蕊珠、瓊釧六女入值。乃已。從嫁八媵。半屬宗人。半選良家。大都其家臣之女也。其齒以內子居中上。而遞長至四齡止。下而遞幼至四齡止。蓋亦周制也。服飾皆同。惟內子多一金項環。而釧則起花金樣也。他皆素金爲之。琬香者。良家女也。長內子一歲。同月日時生。聲音笑貌皆同。惟髮差短耳。餘皆酷肖之。至余結褵半載後。夫婦言語雖通。然倉卒間常不能辨之。往往見琬香來。輒起欲拉與語。彼曰。我非小姐也。郎君幸尊重。如是者屢矣。室人皆曰。笑之。卽家慈亦嘗錯認爲媳而呼焉。蓋無一不相同。不能辨也。他日。內子與余作戲。以項環戴琬香。令入寢室。余方踞坐於榻。以爲內子來也。卽欲拉與語。彼輒翩若驚鴻。踉蹌趨出。余深訝內子之急遽異於尋常也。少頃。內子入。項無環矣。余以爲琬香也。問之曰。小姐何在。內子曰。誰爲小姐者。輒與余並坐於榻。余又深訝琬之唐突。蓋媵者向不敢與主人抗。

也。須臾。琬入探環。戴內子項。顧余曰。還郎君小姐。舉室皆闐然一笑。古語云。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謂而皆不同也。然天下竟有相同者。豈特仲尼陽貨而已哉。大都苗女狀同者最多。余往往見有雙雙而來。似無分於彼此者。不特親姊姊然也。乃至妯娌姑嫂。亦有然者。甚而相隔數十里。亦有相同者。不一而足也。蓋苗中之山峯。巒多有相同者。故產人面目亦多相同也。內子嘗謂余曰。妾年十七必死。繼妾席者必琬香也。夫子善視之。善琬香。卽善妾矣。余怪而詰之。故對曰。妾嘗夢遊一山。有瓊樓玉宇焉。一女冠引妾入謁。玉真仙姬云。仙姬錦衣霞冠。南向坐。妾拜於堂下。旁一女官以笏指妾。謂姬曰。是女慧。且有道緣。可留爲侍。仙姬曰。尙幼。姑令讀漢書。須十七齡耳。遂揮妾出。妾還至臥室。見一女踞妾榻。妾叱之。因驚。暗後家君選媵得琬香。妾一見。卽夢中踞榻之人也。妾之榻。誰得而踞之。而踞者乃琬香。故繼妾席者必琬香也。且曩無識所謂漢書者。今從姑讀論語。孝經。非漢書而何耶。故知妾十七必死也。余聞其言而悲之。然夢也。烏足以爲據。後內子果十七而死。未半載。而琬香亦故。余卽續錢氏繼席之說。殊謬。蓋內子與琬香狀相類。夢魂自外來。見踞其榻者。卽己軀也。非琬香也。不自識其爲己軀。而叱之。適琬香狀與相類。故疑繼其席者爲琬香。而琬香卒不應也。各媵女獨處。室老皆有法。不許偃仰縱橫。旣覆以衾。外加繡袱。四角鎮以銅獸。重或至二三十斤。若不令其轉側者。寢後卽禁復起。溲溺。幃外張燈徹夜。榻前每夕輪一婢伺值。室老時行潛察。一聞發鼾呼聲。輒排闥入。捉其髮而扑之。卽侍女亦不得有鼾聲也。每二鼓卽寢。至雞初鳴。室老輒擊銅版者七。各房室媪亦擊銅版以應之。俱促諸婦起。櫛沐。櫛沐畢。皆集正室爲主婦治妝。妝

畢。則偕往候姑。凡有身者。立稍不端。坐不正。臥或偃仰縱橫。及酣酒茹葷者。室老輒誡之。諸媵與主婦常同坐起。或嬉戲投博。皆勿論。見主人則不敢坐。常侍立終日。不敢生怠傲色。總因室老之嚴。舉室從無諠譁聲。侍女森立左右。屏氣似不息者。肅然如三軍之稟大將軍令也。主人欲與諸媵坐。必其臥榻。若於椅室。老聞之。必加撻媵者。或逢怒主人。室老必勒媵者去其下衣。當庭而痛扑之。毋赦也。凡爲姑滌溺器。浣衣服。治裳履。整衾枕。進飲食。生子者連三日。女者二日。未生者一日。次第以行。無敢或紊。皆室老主之。卽內子亦不敢假手侍女。如有身及疾病。必請假始免。次者行。產後病痊復入。意此真三代之禮也。不意中原絕響。乃在邊徼。古語云。禮失而求諸野。今野不可求。乃在苗蠻之中。亦可慨矣。家慈一切動用。內子總之。八媵各有分掌。一事不備。一物不工。職者恥之。嗟乎。苗蠻之有禮。不知諸夏之亡也。嗟乎。龍氏富貴。自漢迄今矣。其世守勿失者。非有堅甲利兵之足恃也。所恃者。世有其德耳。今其所產女能盡婦道如此。則其家教之善可知矣。夫女能盡婦道。子能盡子職。則德立矣。又何有富貴之不久且遠哉。今中國之士大夫。妄希富貴久遠。不於孝友是求。而反從事於無倫之浮屠氏。以誦經布施飯僧塑像爲行善。悲夫。



